尤菴集 四十六

墓碣

九菴先生文集卷一百二十二

墓碣

公州牧使朴公墓碣

崇禎庚辰清虜責還　王人之先在我境者甚急事下列邑舉國震盪公州牧使朴公炳堅不動以待勘曰寧死不忍也俄又虜人將西犯　皇朝清陰先生請毋聽不能用卒有逃躲者法當捕斬公又微知處故不問曰不欲從逆者何罪吾寧爲卒受法後爲豐德府使虜使至當詰站路趍走供給公歎曰豈忍爲口腹甘心於此遂不赴其後　皇朝餘民有以漢儀漂到者議者縛執小行人交解于虜人有言者輒訴斥

識者歎曰非淸陰而如朴公者亦不可見矣公之始
卒固多可書而此數者旣書則餘可略也謹撮其槩
而記之于墓石曰公羅州人字少文曾祖紹司諫負
士林重望祖應川監正考東賢取朱子方塘活水語
號活塘性正直輔以學力爲司諫有諍臣風公以其
弟叅奉公諱東良子出爲其後少時遊沙溪老先生
門下又從金南窓玄成受學旣而光海斁塞倫常公
即自廢不復事場屋沙溪先生亟稱之　仁祖即位
與靖社勳超授六品官拜谷城縣監三年病遞旋由
忠勳都事爲兎山縣監會有虜冦朝廷代以武人公
即赴　行在歷翊贊又自忠勳都事除振威縣令有

無賴宗室怒其不相饒擊鼓誣訴 朝廷終不入其
說公又直士人之與內司訟者後 仁祖大王見公
花判而是之其所訟遂爲士人有秩滿有勳宰素不
相樂各以選而左授監牧官公無幾微色奉職唯謹
勳宰愧服輒延譽於人崔相鳴吉判度支辟置郎署
終始委重焉嘗輪對入侍請減內入物件 上允之
丙子斥虜使 上設六科博訪人才被薦者甚多淸
陰先生秉銓簡拔其尤者公實與焉 上曰朴某決
獄不公不合擢用人莫知其所以也冬虜大入公時
任天安郡自請從戎方伯不許時南師後餐皆有飢
色而列邑遏糶公獨剖鎖以餉曰此我勤王之師也

賊退公收拾餘燼撫摩遺民周卹窩公盡其誠心既
而便道移覲公州纂二邑人涕迸歡迎 上因邑民
願命加一年然豪猾多不悅竟爲所中而罷旋叙鐵
原府使瓜遞跂豐德自司僕僉正歷林川郡守遂有
淸州之命則公曰吾年至矣可以已矣遂構一室於
終南山下不出戶庭者殆十年雖相車來亦不與謝
癸卯六月二十七日終焉年七十七公素性簡潔不
喜紛華見人奇衺若將浼焉立朝三十年屢典郡邑
淸愼剛明吏民畏服隨有去思之碑而按廉觀察爭
相褒顯遂四蒙 恩典公早孤奉仲氏同知公爕益
盡誠愛臨終神氣不亂適値先諱猶素食哀慕焉朴

氏盖自潘南先生尚衷卽以忠孝節義顯潘南嘗上
疏請勿事北元卒以杖死公家理官治之外其公豐
畤所自樹有如此者潘南可謂有後矣配尹氏承旨
𦕒之女婉嫕聰敏女德俱焉先歿而祔葬墓在鐵原
遯浦里男世基林川郡守世址奉事世周通德郎世
封監察女適宣傳官韓智遠林川生泰徵泰定兄弟
皆有文行弟尚主爲副尉女適愼有萬尹叙績奉事
生泰運泰建泰逵女適金暾李東胄通德生泰翊泰
慶女適李寅燸金昌錫鄭維崇監察女壻兪咼基也
韓聖瑞聖龜聖著宣傳出也內外孫總若干竊念世
道益下前輩殆盡如公愈不可見而其所不可浪者

又爲循良之績所掩故敢附闡幽之義而爲之銘銘
曰
朴氏之顯自潘南始九世而公人謂循吏乃公之心
不昧其義其事雖小所扶者大斯足不朽其外姑舍
贈吏曹叅判孟公墓碣
溫陽之金谷村新昌孟氏世居焉高麗修文殿提學
希道　本朝議政思誠俱以卓行著稱其旌表棹楔
並立金谷之道上至今過者式之議政公有玄孫曰
翼善官寺正其子惟白　贈執義孫喜　贈承旨仍
父子著以文行皆早世不顯承旨公娶楊州趙訥女
生公趙氏亦以懿行旌閭公少孤受業於呂左尹裕

吉趙掌令翊又從李叅判命俊學以文詞著名公車
仁祖大王元年設廷試當時更化之初庭對者殆萬
餘而公占第二名由成均館學諭歷博士陞典籍屢
爲司憲府監察戶曹佐郎甲子李适叛公倉卒爲良
才察訪乘輿渡江策應無闕丙寅爲刑曹正郎人有
豪奴初附廢朝宮人反正後又投西學爲奴公直其
訟竟還本主西學生數輩素無善狀剏公儒籍掛榜
醜詆　上聞怒謫學生然公亦遞免轉禮曹正郎兼
春秋館記注官移　宗廟署令從管餉使事時寇亂
之餘公隨方措畫咸得公私便己巳以戶曹正郎出
守金山郡聲績茂著　上嘉賜以品服遞歸復爲郎

戶曹旋除長興府使公以虜雖否盟終必利俾鍊甲峙粮以備緩急入爲濟用監正丙子出爲善山府使時虜將朝夕渝盟公益修兵事增埤金烏城以爲死守計是冬虜果大入官軍敗衂公收拾餘兵泣謂監司曰行在孤危願執殳前驅以赴 君父之急監司以公爲文吏徒以肉餧虎力止之公慨然歸語邑民曰朝家之設城池正爲今日不與我共守而有先去者自有軍法故旁邑無不土崩而惟善獨不撓足亂已公上疏請立大志以存遠圖省弊政以固邦本毋恃詛盟而弛武備毋以草創而廢經筵追奬死事之人收用斥和之臣嚴軍律振士氣近忠直開言路如

是者十餘事 上優答焉罷叙爲尚衣正又以蔚山府使出時當大亂之後人皆諱兵公獨歎曰此非生聚教訓之時耶蚤夜勤瘁軍民胥悅事聞有錫馬之褒公常曰愛民必先節用故自奉甚薄又嚴束吏胥無所滲漏以至府庫充溢然後蠲除常賦由是所至民蒙實惠焉入成均館爲直講司藝憂吉爲諸寺正者六間爲師儒及通禮院通禮定州牧使開城府經歷安東府使或拜或否最後以奉常寺正陞通政而沒則 孝宗大王之丙申七月廿二日也得年六十九公諱世衡字汝平常自號霞谷公内行純篤兒時嘗釣魚以歸母夫人泣曰汝以寡婦之子廢學而爲

是耶公亦悲泣自是一意刻勵卒以自立無事時未嘗一日不在親側居官有館宇勝處則必奉板輿舉觴上壽極其娛樂亦設養老宴以化良俗其周恤親表無不滿意毋夫人沒時公年幾六十其侍疾嘗糞以占差劇而居喪之禮不以既衰而有變焉祥禫之間禮家用橫渠說筭閏公曰哀未忘也卽不筭而間二月始除推以事師甚有意義常晨起造門不避風雨趙公喜曰古之立雪無以過也李公寘謫人懼株累而公獨千里往省此雖細行亦人所難也公既出諸名公門下早通朝籍而不事交遊嘗杜門自守性且剛潔無所俯仰又與王子珙爲一家親而珙終磬

於甸人公亦因是迹奇名未嘗一登淸要常沉淪冗散低徊米鹽以沒其世可勝惜哉惟其所在盡職不憚勞瘁臨亂慷慨忠義奮發至於天地飜覆之後義理之論爲世所諱而公獨凌晨孤雛雖犯笑侮而不悔其視世之名位熚爀肉走尸行者何如也淸陰金先生嘗以詩贈公曰吾愛孟寺正雅操淸且勁嘗觀百里任矢不易所秉嗚呼此足爲千古之信筆也歟夫得卿相之位而終不得君子之片辭者多矣配崔氏文憲公冲之後察訪濬之女性質端淑事姑甚敬罵詈之言未嘗及於婢使公服官內外三十餘年內助克備勤儉持家誠禮享先御家衆一於均平六親

稱以鳲鳩之德年七十而沒于庚子同葬于天安廣
德山支金洞長男胤瑞有行義公沒而不勝喪次胄
瑞爲觀察使推　恩贈公吏曹叅判兼帶如右郡守
權衍奉事李敏及佐郎李葂進士姜世麟士人許緝
其五女壻也胤瑞生萬始戸曹郎觀察君生萬益萬
澤萬錫萬澤　顯宗大王以明善公主許釐降旣納
徵而公主沒五壻皆有子女內外孫並三十餘人公
嘗遊文元公金先生門先生沒公加麻會葬其後與
先生季子叅判公槃隣並相好余因服習於公今觀
察君以墓銘爲請遂不辭而爲之叙如此云銘曰
吾嘗過溫陽見所謂金谷村煌煌巨牓表厥善行皆

是孟氏之門孟氏之後益蕃以昌孰川豊而不源惟
霞谷公有負自珍不與世而輕軒雖終身而沉欝終
不移其脚跟惟大賢鑒識其志操有褒衮之一言廣
德之原陵谷長存既固既完以利子孫

判決事慶林君李公墓碣

雞林府院君忠武李公諱守一以不世勲業善處功
名人數　國朝名將指必先屈焉有二子公其長也
再避　列聖嫌名改諱淙滈爲浤字老泉公生長將
家自以儒學淬礪十歲有能詩聲十五爲解元遂伏
一時儕流取光海壬子進士己未薦授金吾郎時政
亂國危仕進非所樂以親意姑黽勉焉賊臣爾瞻爲

長官愛公贍敏與其黨有汲引意公不爲應大爲所
銜嘗於謁聖科公名居第四而援去之例陞直長耻
與倖臣孽子同案自免去 仁祖反正擢拜居昌縣
監除汚布明殘氓大悅如自膏火中出來李适反忠
武公倉卒分禁御若干西禦大賊公適上京灑泣請
從行許之賊平忠武公策勳公錄原從還任時有號
牌令公不擾而口籍倍增棄歸邑民涕送焉爲戶曹
佐郎陞正郎能饒公便私都民相慶出爲安城郡守
判戶曹者惜其去欲留而不得未幾罷郡仍遭忠武
公喪旣除復入戶曹 朝廷嘗別甄賢能公被選吏
曹擬大州牧而輒被本曹難其人沮格故久不移丙

子虜變猝起公隨 駕入南漢以命還收曹中物貨
中路賊兵前後阻攔遂轉赴江原監司趙廷虎陣募
義使李顯英固以請趙公許之公遂與李公誓同死
生難已始移義禁府經歷仍除金堤郡守務恤落南
士夫旣罷旋爲漢城庶尹李公明漢掌銓亟稱其雅
素恬靜欲通臺選公力辭乞外曰願養老母遂得韓
山郡守會湖西有潰池警朝家特以公弟浣爲兵使
公以親嫌去職由司宰僉正拜竹山府使未上母夫
人歿爲辛卯去白川郡守旋爲大丘府使治績益聞
有勞 賜仍陞星州牧時公子仁夏爲尚州營將星
爲屬官法當遞命還前任監司與兵使相繼上其治

遂有陞秩之命旣去府民頌德碑于大逵又牧尚州
而引年解免則遂除掌隷院判决事此選也公辭
上曰嘉爾於郡邑治常爲第一旣遞再入則　顯廟
二年也適有奴婢事涉宫掖公以直不撓以是忤旨
罷戊申公年八十進嘉善階襲封慶林君其年九月
甲辰卒隱卒如例以次男仁夏推　恩贈議政府左
贊成十一月葬于忠州福城洞後夫人金氏先没而
祔焉前夫人都事金盡善之女後夫人早喪所恃鞠
於祖父文元公先生考卽叅判諱槃也公慶州人上
世有諱平佐新羅爲開國元臣歷麗至　本朝世有
名人忠武公考曰鸞祖曰自琛生員曾祖曰塢主簿

以忠武公貴皆贈大官公二子仁碩蔭仕漢城府庶尹次卽仁夏武科漢城府左尹女適觀察使洪柱三庶尹男焞業文四女壻洪叙行李尚洛金夏鳴申鏘也左尹男炫業文庶子爍赫洪觀察男萬運縣監萬遂弘文館校理女爲縣監李鳳朝妻曾玄未盡載公內和外莊言笑不妄長身美髭望之偉如與人無畛域而又好施與人以爲有古人風自少從忠武公多在戎馬間能絶去子弟傲放事委己於文藝旣委禽儒賢家尤折節爲敬恭遜弟行盖忠武之教然也最愛好人倫生事葬祭必竭誠心弟浣後位至右議政職務常埋䔥公每以不得長時團會爲恨教子弟御

僮僕亦不鹵莽其在州郡只盡其職不以苞苴問遺
權貴趙公漫廢朝時直言就理人莫敢問訊公獨省
視不置人以爲難不喜褻驩尤謹在色之戒晚歲獨
處一室繙閱書冊犂然有會於心所編有閑中録三
卷亦選古今治亂爲書者藏于家後夫人姿性端莊
志行潔淨既擩染文元公家訓則尤率儀度羣居不
譁終日端坐既貴猶執女紅以故公雖不營生理而
祭祀賓客之禮無有所缺公有疾則調嘗藥餌晝夜
不懈此不獨生質之美亦化導然也余少遊溪上事
文元文敬二先生公以余爲同門生見與殊深余又
熟聞二先生稱許公甚重故余尤推服焉余家奴嘗

犯禁而苟免事關議政公余責之曰公爲重臣乃爾
行私耶公卽來謝曰公與吾弟之交非市道余益知
公非今世人也今議政公與公三子具狀請公銘余
不辭而爲之序因係以辭曰
允矣忠武實有賢德爵位之隆非直勳績惟公承繼
克肖以似其至尊顯皆己之致凡代大家驕于滿溢
恣其淫侈虧名敗節公生富貴益自修飭聞善如渴
戒于在得有惠州郡恪勤于內揆無不宜老愈匪懈
朝論公明議置臺職公心若驚自遠其跡年除歲遷
遂躋卿列有弟有子前紳後綬惟紛惟始無有疵纇
推原其故由有其實刻辭于墓用示承述

刑曹佐郎李公墓碣

牧隱李先生有子曰種德官贊成事歷七代至諱榮
義以篤行名官縣令妣金氏自菴先生絿之曾孫別
提幹之女　萬曆己丑生公諱九淵字靜伯公少有
藝學光海時公曰此非進取之時不肯隨衆俯仰廿
九取生員試時凶徒脅公要與上讐　毋章公輒杜
門秘跡所親有濡足者即絕交曰恨其不早也　仁
祖辛未始除參奉以縣令公老病辭不就丙子亂後
奉養于新昌縣之里舍丙戌復除別檢則以親命强
赴遷直長差監造役以勞陞監察轉爲刑曹佐郎時
縣令公年益高公不自克遂謝歸　孝考初拜唐津

縣監始公倉荒也浦渚趙公翼感公誠孝啓分甘旨
以助焉至是復以諷銓官故有是除陛辭 上引見
諭以恤民意公益自感奮殫悉心力聲績驟著未幾
監司入讒言置下考吏民奔走謀所以留公者不得
則刻之於石曰六朔居官萬世不忘翌年縣令公沒
服旣闋公曰騎馬出門無可往矣潛谷金公堉爲相
有所任公自以老不應亦不謝己酉十一月廿二日
終焉庚戌正月日葬于公州雲方山先兆公老而筮
仕又再以親去官親沒卽自廢所識皆惜其未展也
公始好楚辭論語至老猶披讀亦喜朱子書居家孝
行皆爲親舊所稱浦渚以至孝爲一世所服而公以

氣類相感知浦渚孝者皆可以知公而唐津之銘亦可以見公之政矣公初娶承旨趙瑗女聰明絕人能事父母及舅姑再娶縣監吳允誠女自幼有禮法其叔父楸灘相公允謙奇愛之以歸公既歸六親皆稱之男尚稷二女適參判尹飛卿郡守李光翼皆趙出也尚稷生敬秀敬茂敬厚三女適宋基恒宋元錫朴汝興也尹明遇明運明遠宋基學參判子壻也李寃雋宣寅申楠壽尹播申泳安敏相郡守子壻也敬秀生益彬雨彬三女適金弘權安時泰姜濟相敬茂生聖彬震彬女適洪宗夏餘幼敬厚生泰彬華彬餘幼内外曾玄多不能盡録余嘗獲拜公公時已老然其

風儀則槩見眞偉人也敬秀請公銘余與敬秀善爲
之銘銘曰
牧隱韓山人天下以牧隱皆知有韓山其子有三人
公之先爲長而麟齋爲弟難其世綿延或隆或屛公
之初載蓋將盡翰遭時不淑志明于艱奄過壯年老
效一官斯不足爲公重惟內行爲可觀賞之者浦渚
妻之者楸灘觀其所與斯足以不刊

豐德府使朴公墓碣

公諱大華字汝實羅州之朴始自新羅國王有尙衷
有名麗末　本朝嵒策勳　太宗朝官至左議政謚
平度公高祖壎縣令曾祖謹首發正論請伸靜菴先

生寃後官止司評祖湘縣監考璡早沒不顯追　贈
叅判其配曰延安李氏　贈議政啓之女文忠公廷
龜之姊公生數月而叅判公卒公四五歲出與羣兒
遊歸輒悲泣曰人皆有父伊我獨無公質甚弱李氏
愍之不令學業十三始就傅文才日進二十三　萬
曆壬子取司馬時姦黨濁亂彜倫斁塞公歎曰旣不
能上章直言則毋寧隱伏不出卽奉親歸鄉里惟潛
心經史　仁祖甲子入塲屋再入格再以告無成公
又歎曰命也復奚爲於此自是不復取應有以孝友
剡薦遂除兎署別坐公自以年未强仕請辭文忠公
開以家貧親老遂就職倒陞漢城府兼叅軍出監定

山縣翌年丁卯值虜亂戎事得宜主將喜曰不料書生乃能如此其冬意有所不樂即棄歸宣惠廳諸公才公之爲而惜其閑散取以爲郎因除牙山縣監秩未滿又投紱還家食五六年由戶曹佐郎出爲茂朱縣監復忤於當路對吏而淸脫敘爲翊衛司衛率軍資監判官陞守沔川郡時大夫人年八十四奉致專城之養翌年乙酉大夫人卒于官旣歸葬廬墓啜粥見者慮死旣終喪則曰吾於二親已不洎矣其可以盡吾心者惟親屬而已別作修睦會以敦其義曰庶不墜先訓李忠貞公厚源薦公以孝廉遂爲中樞經歷司僕寺僉正賊臣自點聞公有子而才求與爲昏

公正色叱斥媒者殷山郡投虜奴命壽之鄉也持議
讐焉特陞爲府時　朝廷別擇西路守令公爲其府
使心耻之卽謝歸復爲豐德府使居三年以年格辭
歸歷儀賓府都事工曹正郎復爲翊衛皆拜命而移
疾鄭相公維城掌銓欲以爲星州牧使李公端相止
之曰何必强其所不欲使之白首龍鍾乎公自是不
出戶庭唯修祀事候兄嫂而已庚子天中日考終宗
族皆哭之哀盡知舊皆曰善人亡矣初葬水原地後
十年遷于全義縣西午向之原東距李大師棹墓五
里而近公事親專以聽順爲義非公故未嘗離側沔
川時年已五十六能自盡制旣免喪每生日輒嗚咽

悲痛豈所謂耆艾年而孺子慕者耶伯氏沒傷慟不自克至欲棄官後却毛衣不御曰此伯氏所嘗求而不得者莅邑律己淸愼亦必以祛弊爲務去後其人皆曰於我有惠必立石以頌之然不肯隨人俯仰故未嘗苟淹文忠公嘗以淡於世味稱之俞叅判棨則以爲芝蘭之臭氷雪之姿配李氏兵使惟直女先沒無育副摠管金致謹側室女攝李氏生子曾開徵開登開能開女適柳憲曾開實承重奉祀徵開生男斗東斗宗餘幼登開生男斗壽出後曾開餘幼能開三男皆幼余與公皆李樗軒文康公石亨之外裔又與公諸子相好也登開故以銘來請銘曰

衆趍之塗公自却步人所邅回公臂常掉纚纚之語介介之行吁嗟公乎古人與並

承旨　贈領議政金公墓碣

自淸陰先生以來天下皆知東國有安東金氏凡族於先生者世皆知其官位行能況在子姪之賢者則其知之者宜益詳且眞矣先生有兄曰長湍府使尙寬其子光爀䳄卿天分淸高慈祥博雅篤於孝友推以盡於親舊立朝風采毅然可畏雷霆之下所守愈確以是見稱於世而亦以見忤於　上嘗自劾於　上曰夫爲人臣子者職居臺閣目見君父過擧惟知格君正事之爲急何嘗計較利害爲一身取益之地

哉臣學術空疎賦性狂愚執迷之見未能改悔平生
許國之義不但爲安其軀竊其祿而已則今不忍强
屈本情隨衆俯仰也公少擧進士光海時頹然自廢
仁祖初除齋郎旋闡大科自承文院權知膺妙簡爲
世子侍講院說書入藝文館爲翰林珥筆左右敏而
有儀運筆如飛辭意俱暢亦不失史家法時人物蔚
然以賁盛際而亦莫有先公者歷四五官爲司諫院
正言因論事遞丁卯虜亂檢察使辟公自從務得機
宜拜弘文館修撰校理自是間有他遷而常在玉堂
嘗上劄爭　章陵典禮　上怒有下吏遠竄之命臺
諫大臣爭言不可罪命始得寢久後叙復舊職時

章陵已受 皇朝寵命將祔 太廟公又同僚席爭
之 上下嚴旨無何特除漕官盖 上知公有才局
雖降黜而亦欲試其長也果以稱職有 褒命 崇
禎丙子虜將朝夕渝盟公爲體府從事巡閱湖南軍
伍虜入仍勞勩備至事定 召爲吏曹正郎移司諫
院獻納議政府檢詳舍人然時事大變無可爲者不
樂進取退居湖南地結茅開荒有終焉計慨念當時
其感奮抑欝必發於吟詠也 召命屢降皆辭以疾
朝廷就拜光州牧使公自在郎署通達事務洞見政
體及赴任未幾境內大治復辭 召命養安田里及
以司憲府執義再 召則黽勉北行道拜承政院同

副承旨入謝數日而還聞淸陰先生有虜中行蒼黃
拜訣於路上又赴綾州之　命數年臥治病亦臻焉
遂解符而歸道卒于潭陽村舍實癸未七月二十四
日也壽五十四金氏墓皆在楊州陶山里新卜于其
東北二里許而其十月葬公焉配金氏籍光州同樞
存敬女以貞靜稱焉後七年没而祔焉無子先生命
其孫壽興後之還奉府使公祀略如通典所載　顯
宗大王以爲領議政　贈公如其官女三人長縣令
李懫次郡守金洪慶季掌令吕曾齊公生長禮法家
才又俊傑先後輩莫不期以遠到不幸位不稱德年
又不永佐王之賫扶世之材不能展盡則世之知公

者豈可謂盡知公哉惜哉然雖使公生於寒門冷譜
其己致立揚可信無疑也銘曰
有本有文有賢父兄在家在邦率有典刑曷如登天
有同順風壽祿不稱孰尸齋豐有子克賢秩物隆崇
貤以榮之實宜于公而以不夙識者攸恫

承旨李公墓碣

公諱惕然字省吾我　恭靖大王七世孫少端慤勤
敏文思行誼蔚然早成年三十七取　天啓丁卯進
士戊辰登第由槐院入史局先是昏朝時已斂迹不
濡及是書事薦人秉直不阿人莫能奪陞典籍歷戶
禮兵佐郎司諫院正言忠淸道都事成均館直講侍

講院文學兼三字銜及爲司憲府持平力持風裁以
論勳貴人出爲稷山縣監奉親牖民極其誠愛民有
蒲亭之化者大憝亦避去曰不忍累其治也丙子寇
亂以忠義激勸人心語及 行在必涕泣不御珎味
及聞正月晦日之變公驚痛隕絶三日却食事定遞
入復爲持平與修光海實録陞掌令時史局有爭端
本員無在者 上特命極選名流攝其事公與焉既
歸養于鄉里輒辭 召命已而爲仁同府使未幾重
憂服闋除弼善公喪禮極其情文見者悅服焉其侍
講筵經義之外陳說帝學之要 孝考每敬聽焉復
爲掌令李公應著直言獲罪公力救坐遞俄以軍資

正從使臣往來燕山尋除善山府使以興學作人爲
務有寓公積逋繫獄徒有無日之期公私償脫出之
己而有强盜就捕 朝家賞加通政階初非公意也
入爲刑曹參議屢爲承政院承旨覆逆堅懇 孝考
嘗怒大憲閔應亨等至欲繫治公執不可至於五啓
自暮以及翌日日出 上竟爲公收霽末乃引見慰
諭焉復出爲安邊安東府使間爲戶曹參議掌隷院
判決事兵刑禮曹參議洪州牧使春川府使安邊時
適値大侵悉心賑活及歸也闔道涕送之其爲春川
及三入刑曹時有不相悅者故皆被彈論公亦有引
年休退之志今 上初屢除近侍而皆辭免上疏陳

進學爲治之道遂退居東郊罕入城闕以癸卯八月十一日卒于江舍得年七十三高祖鶴城君連丁去奢聦學卓然有儒雅之風曾祖金海副守壂祖 贈叅判壽男考縣監 贈承旨球妣順天金氏其十月葬于坡州金谷里前夫人鄭氏祔焉鄭氏 贈贊成浤之女生男晋令縣監二女適監司俞瑒士人崔壽遠後夫人閔氏其考士人齊頫生二女適士人李麟昌叅奉朴泰徵昇晶側出也孫男鳳齡龜齡綺齡公性至孝少奉先訓自以若或遺忘非子也終始允蹈而佩服焉又未嘗畜私財惟盡志物之養嘗有孝感致物之異推諸家政其不合於古人者鮮矣而事君

亦無疑行盖公喜讀程朱書得力而所資者不淺矣
孝考朝嘗進天人一理之說而必以視聽言動之謹
爲要在秋部時又極論欽恤之道　孝考皆加褒奬
立朝幾四十年終始以清慎自持典菑郡邑吏民必
刻石追思焉公外雖簡靜而中實樂易於物泊然無
嗜好而惟畏義好善終始無怠讀書見古訓之親切
者則必書諸座右朝夕警省焉故惰慢未嘗設於身
鄙悖未嘗出於口然亦未嘗爲崖異近名之行故世
人鮮有知之者矣歲己亥余拜公於城西所居蕭然
靜對近思録諸書余暗誦程子老而好學語以爲公
眞可愛者其後辛丑公訪余於東郊相與講論太極

西銘奥義以及古今治亂公因詩廣湖之清勝要余一來登覽也去歲春余舟過廣湖則亭舍已荒凉矣俯仰今昔爲之愴涕令縣監以公甥姪李君之濂狀請余文以爲碣余何忍辭況李君之賢其言信而可徵耶公嘗取大易上火下澤之象名其室曰同異所著詩若干卷補衮録二卷喪禮要覽一卷藏于家銘曰

孝百行源公實恭爲人曉節難公又保之我究其由宋儒訓辭公味乎此寔深其資惟其有此卒用無疵廣湖之亭山明水静惟此足徵何必吾銘

掌令　贈都承旨池公墓碣

仁祖反正首設大科以取士當時待者沽屈者伸巖
穴者彈冠而起文學之人固彬彬也池公德海與之
羣試有司一舉而取第蓋公自少游李體素春英門
已秀出儕流中早生員游大學見爲士者爭以譽
毋之論爲發身之階即揖諸生歸至是聲譽藉甚與
槐院選由正字遷著作 詔使姜日廣至公以假注
書周旋贍敏其記客主之事纖悉無遺爲奉常直長
受由歸鄉里猝聞邊遽即馳馬西行纔到近甸聞
大駕入江都遇 王世子南下遂屬陪衛至湖南修
分朝日記四卷上之久之例陞典籍出爲良才道察
訪釐去弊瘼驛隸立石頌之爲禮兵曹佐郎時朝議

以西良困於債帥守令宜用文臣公遂爲龍岡縣令
務爲興化牖民之道未幾以事罷縣民追送者甚衆
已而敘爲工曹佐郎兼春秋館記事官轉禮曹正郎
移兵曹拜司諫院正言時玉堂憲府言事忤　旨舉
朝震駭公論救甚力物論多之後爲持平薄違不避
權貴自是仍出入兩司從臣有媚順　上意附會追
崇之議者公劾之執義權濤論私廟追諡浮實　上
震怒將鞫治大司憲朴東善以不矯正奪官公啓曰
臺諫所言雖或過中豈可遽加摧沮哉言甚剴切是
後屢擬淸要而　恩批輒靳數月爲兵曹正郎兼春
秋館記注官爲江原道敬差官復命除成均館司藝

移掌令論曩時與爲廢　母之議者得罪倫紀　聖
朝寛仁得貰其死今不可復除謫籍又言王子玏倚
叔父之親縱奴豪横請抵其罪其奴亟命梟示由是
出爲寧海府使公至府抑武斷愛人倫居四年以正
言　召入未及還朝聞　上避寇幸南漢即馳赴之
路遇體府從事朴遾則署公爲忠淸左道召募官公
遂傳檄列邑曰孤城受圍　聖教哀痛凡有血氣者
孰不欲北首而爭死旬月募得兵粮丁丑正月自忠
州徑向　行朝路阻不得進遂還與同志圖東鄉兵
欲要勦零賊聞　行在媾成　王世子北去北望痛
哭因奔問　輦下知舊或曰君所募兵二百粮八百

石此不爲少盡上書自陳乎公曰此臣子分內事自陳何爲遂退歸栖遲阡陌間以辛巳八月十三日年五十九而卒以曾經從班有賻喪之　命又以從勳贈承政院都承旨兼職如例公字受吾池氏籍忠州麗朝漢奇爲府院君有功王室事載麗史　本朝有有容義州牧使曾祖永洙以其外祖尹弼商官大勢褻斂避不肯仕祖蘭　贈戶曹參議考景清生員有質行妣宋氏恩津大族其考璲也公初娶坡平尹氏直方女再娶星山李竘女皆有婦德遺命曰二室同墓異壙尹氏二男長汝虬次汝龜四女適金用錫李元培閔光暹權興嵒其適李德遠者李出也二男皆

無子繼汝虬者應祖繼汝龜者應一金用錫男舜翼
女幼李元培男欽閔光暹男厚重安重女壻李世馨
權興嵒男覲李德遠生四男墓在公州儒城縣炭洞
面負艮之原其葬實公卒之十月二十九日也公早
孤以善事其兄爲鄉黨所稱立朝能隨事敢言以聞
於世可謂賢也已是宜銘銘曰
池氏譜族中間幾息公奮以身能自著白屢批領鱗
匪沽其直以發其英以播其名以銘其隧以告其冥

晴峰沈公墓碣

晴峰沈公生於 萬曆甲午没于 崇禎庚子未没
時自言曰我父寃未伸死而不瞑矣旣而果然嗚呼

人可以容僞而惟天不可以僞爲或曰何以謂天也曰孝者天理也況人生而有欲故以人欲滅天理者滔滔也自其將死而已窮而反本故曾子有言善之訓況其已死而可以容僞乎此非天而何公諱東龜字文徵青松人始祖洪季高麗衛尉丞 本朝諱德符諱溫諱澮三世皆議政仍有沙麓慶其煥爀他族莫望焉判校諱達源己卯名流寔公高祖子諱礠僉正子諱友正牧使是生諱諿禮曹判書娶直提學洪宗祿女公生而秀異髫齔能屬文弱冠華聞藹蔚五峰李公好閔晩翠吳公億齡品題甚高乙卯進士己未謁聖取第而爲昏黨用私者黜去 仁祖改玉以

館儒名著薦授　泰陵叅奉甲子闈大科隷槐院歷注書爲翰林由說書序陞典籍自是歷四十餘官多在三司講院兼帶則春秋館知製教也在諫院時李公埈進言觸時諱李公命俊亦論宮僚重激　天怒臺閣一空公極力救解一時爭尚其風采在玉堂與同僚論追崇非禮　天怒甚震有拿推命旣而　命竄遠方亦以三司爭執獲免時判書公乞養得安邊仲氏都正公亦除淮陽疆土相望而公以修撰乞暇趍庭往來有煒北人榮之壬申爲京畿都事　天朝近侍程副摠龍時住南漢相與唱和見公敏妙擊節歎賞稱以眞學士甲戌歷二官爲獻納忤　旨貶監清

河縣清靜爲治亦課生徒公係戀　君親一於詩發
之而絕無不遇底意時量田使任慾苛暴公而折其
殃民量使雖恚恨無奈何而民得賴焉居三載以事
罷民樹穹石頌之丙子　上幸南漢城事出倉卒未
及扈　駕公以江都　宗社所在遂艱關轉入則翌
日江都陷焉難已以筵臣言蒙叙自後不離三司嘗
廉察湖南奏祛宿弊又於筵席誦諸葛亮宮府一體
張九成處危思安等說以爲勸戒　上爲之動容傾
聽焉戊寅秋南以恭秉銓引進競進之輩合爲一套
首發醜正之論先使人啗公公語客曰當今爲　皇
朝立節之人獨有金清陰鄭桐溪一二人而已今罪

此人則靑史可畏亦何以有辭於天下遂以執義引避曰國事到此地頭而公議愈不行朋比猶益甚其急於進取者傾惑詭隨適足以貽譏而取笑玉堂是公言而主論者竟罷公時金公世濂李公景義李公命雄丁公彦璜皆爲時輩所推而亦以公爲正時輩既布置同類朝廷一變然後請罪淸陰桐溪而公常在彀中廢處至於四年公絶無怨意屛居江郊晨昏之餘嘯詠湖山以自適士論翕然歸重焉辛巳始敍復入三司又被選别知製敎將以備湖堂選也以史薦忤時相意見罷金自點入相公以玉堂將駁正適遞職而未果焉薦爲檢詳舍人嘗從大行人奉使

至潛甲申三月沈器遠逆獄起其黨權斗昌亂言李
時英實與其謀而不欲其出外喉臺臣論遞兵使當
時先發其論者實有其人而其人懼禍乞以同發爲
引避之辭公正色曰告君之辭必以直吾若先發則
當告以實君若先發則亦告以實何可推諉乃爾起
草之際以實書之曰同僚先發臣亦隨參云則其人
以袖掩硯以手奪筆相持良久羞與爭詰乃以同發
爲辭曰臺閣之風到君掃地矣大憲李公植欲毋遞
公而議不一公既被遞而自 上忽下內司推案蓋
自內鞫問器遠愛妾則歷言宗黨之時或往來者公
名亦在其中 上特命勿問而定配公孝誠純篤其

二人年高多病人必知幽明之隔公號泣訣别見者
掩淚公平生足不躡權貴之門噐遠雖再從親而未
嘗款洽彼亦疎外顯有可徵於閭見者一朝以無妄
而橫罹文網舉朝莫不寃之相繼論救者皆名公勝
流如洪公茂績李公景奭趙公錫胤極言竭論而
上疑終未解公至長興五月考判書公疾劇不能言
而執長孫手書一思字而泫然流涕盖爲公也其翌
日捐館公千里承凶如不欲生母夫人以遺衣所親
身者送于謫所公抱持哭擗淚入衣盡濕一月之内
鬚髮皓白諸孫遂奉几筵及母夫人會于謫所以慰
公孝思己丑 仁廟上賓公以未得入臨爲痛號隕

之切若考妣焉 孝廟初服蒙宥公馳馬徑行盖急於省考墓哭 殯宮也長子敞將迎公而忽病没又數日母夫人以訃至公哭泣淚爲成血公時已向衰而禮不少殺壬辰四月筵臣林公墰請敘用公卽還給職牒秋李公厚源以前任江都留守登對時陳江都事因及公祖爲牧使時功績最著 上問其子孫爲誰對以公及判書公洪公茂績因訟公如舊疏李公曰茂績言是也因以身所目覩者證之有一相臣言某之父某丙子有使虜誤對之事 上曰然則沈某不必收用矣乙未五月晝講鄭公維城金公益熙亦爲公陳白過二日父子俱蒙 恩典六月忽下

嚴旨有追奪削版之 命朝廷莫知所以也公痛哭於祠堂聲淚俱發聞者愴涕其後李公景奭鄭公維城皆更申前言沈公之源亦言之 上不納 顯廟即位公仲子攸拜憲職陳疏請免略舉兩世冤屈顚末又未蒙舒究至是則公已無復所望矣又痛泣燽煎連年疽發竟至滅性其將絶執仲子手嗚咽而言曰汝既通籍于朝必須事君盡忠誠以上格則庶可感回天意矣外人無不欽欽流涕也公承家之美華國之才卓然早成其在親側未嘗有惰容與戲談床第滫瀡必致其美客至親意所好則必營酒食務悦親意 仁祖初元羣賢勵翼鳳儀鵬騫而公身任風

裁歷颺華顯蔚爲淸論所重好惡不徇偏私是非不
隨交親秉公守正確然不撓觀人必取質直擇友不
喜矯飾士友多尚其志操而不悅者亦滋多焉金公
檠有庶弟妄言時事朝廷治以逆律事機叵測一邊
論議因欲以媒孽其父兄公而斥其主張者曰爲此
言者決非正人其人雖甚怒而事遂已李煃爲其儕
友所推公每言其心術奸回必凶于國聞者竦然煃
後果以附虜賣國被誅人始服其明見公平日好觀
綱目書國家興廢賢邪進退之際尚論商確未嘗不
三致意焉公多在龍山江上或在黔陽别業引泉爲
沼種樹成林優遊閑曠樂而忘世其中必有與古人

之趣犂然默會者存焉而人不能知也公詩最好唐
音老杜先輩宗匠稱之以天才甚高聲律自諧雖專
門藻繪執耳詞盟者不能過也有文集若干卷行于
世淑人金氏系出慶州　贈議政守廉之女左議政
命元之孫仁孝莊敬出於天賦其祖姑安夫人每曰
是婦也眞可以承我宗事也甲寅冬禮論之起仲子
以諫官將引避先白其由則夫人曰汝爲臺諫不可
以禍福有所避就也庚申四月年八十六而終焉其
六月權厝於先塋盖從術人言也四男敞即先歿者
次即攸曾爲司諫次轍次徹皆蔭仕司諫生漢柱漢
章漢瑞漢規長進士次出後長房三女李弘廷丁道

晉李世禎曰漢雄漢弼女爲黃命錫妻者李房出也
內外孫曾若干人公沒後領議政鄭公太和叅贊宋
公浚吉大司諫趙公復陽亦陳白公寃狀 顯廟特
下恩命一家老少相聚呼哭而判書公則尚在罰籍
名公鉅卿又以爲請而未蒙 允許今 上辛酉賤
臣因事略陳公痛結先寃臨沒不瞑 上仍詢大臣
則領議政金公壽恒左議政閔公鼎重右議政李公
尚眞繼以合辭稱寃 上卽命復判書公官爵嗚呼
公之視今可以瞑目矣此豈非誠孝所感也余於稚
年獲拜公於先人偶坐當時雖無知識亦意公清明
愷悌人也今因公諸子之請而得銘公追想當時儵

焉六十餘年而兩父之丘木已拱矣遂愴涕而爲之
辭辭曰
古所謂孝名或浮實實之浮者死生惟一其實維何
不容人爲於惟沈公天畀罔虧親寃未雪淚爲成血
沒而猶視斯豈難詰聚散者氣長存者理孝既如是
忠豈外此忠孝既全餘可以推有欲知公盍徵於斯

叅奉 贈吏曹叅判趙公墓碣

公州儒城縣有寶文山其下寶理原自古稱爲吉地
崇禎戊子四月林川趙公世煥遷其祖考學生府君
及其考叅奉府君兩墓而葬焉堪輿家說曰吉人能
逢吉地豈或有其理耶叅奉公諱碩字夫而九歲而

孤能哭泣哀慕見者稱焉十一歲母夫人泣曰能業
而父家者在子惟汝汝其徃京師學焉遂如命同學
者莫之先焉甞挾詩傳請禮曹入講席誦七月篇無
所錯判書申公欽大奇之曰爾父爲誰公請紙筆以
對申公驚焉顧叅判權公憘曰此吾故人也實有華
國才不幸早世乃能有此子外王父驪陽公官三陟
命賦竹西樓公一揮而就驪陽以文章自許亦憮然
心服清陰金先生見公曰可妻也人家苟得若此輩
者生女亦不惡矣屢中發解値昏朝賄成竟不能成
名只以驪陽任子補叅奉年三十三而卒　天啓丁
卯也配李氏別坐據仁之女土亭先生之曽孫稼

亭牧隱之後婦道咸宜後公二十五年卒而祔焉公之病也知舊皆曰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及卒哭者皆滯久後思者皆歎焉公眞可謂吉人也歟子世煥嶷望登文科爲侍從久爲羣姦所斥自去年始復騫騰今爲湖南觀察使　贈公吏曹參判兼義禁府事都摠府副摠管歐陽公所謂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者此其徵也夫公世系已具于承旨公之墓石玆不復記孫男鴻紀女長適柳震亨次金重熈次李喜章季宣傳官李玄成鴻紀子鳳齡女幼銘曰

其生也若有爲竟不遂其死也雖可悲能有子其子也實維何王家楨維名藩與華秩由公成維貳銓之

追恩榮耀茂彼天道之報施若交手吁嗟乎覲察宣
益懋

承旨沈公墓碣

萬曆癸丑姦臣起誣獄夷國舅家延及 母后威勢
所驅和附者肩相摩也時靑松沈氏諱倬嚴毅守正
人或以後時勉之則笑謝曰有命焉賊臣纉男聞其
有才子請以女妻之又謝不聽其子又與趙慶起等
八人者上疏請斬首倡廢 母者李偉卿鄭造尹訒
等伏闕六日不去纉男已以前事銜之乃毁撤屋舍
使不得留京師遂父子出居江上已而父卒而其子
轉入橫城深谷中其子名之漢字子章母曰陰城朴

氏學生有寧女判丞樞淳之後也丞樞事載國乘公
少從守夢鄭公曄學鄭公栗谷先生門人也教公有
法度 天啓癸亥 仁祖反正盖公文藝早成十八
歳幷中三塲解是時非權貴家子弟則不取故卒以
無成及是公道始行公中甲子生員己巳闈大科分
隷成均館爲學諭物論甚讙劾罷主論人遂薦爲注
書說書竟入史局爲翰林公議始允焉以事屢被奪
職旣陞典籍由監察拜正言自是數年常居三司姜
鶴年言事觸諱擧朝請罪公爲言擬律太重因去職
爲兵曹佐郎移修撰同諸僚劄論弭災省躬之道丙
子虜僭號遣使來又變恠益甚公請絶虜自强罪己

政圖且以上告 太廟要以孚民心作士氣又言擇
將帥嚴軍律是今日急務除泰仁縣監上官未幾邊
遽至巡察卒兵入衛辟爲從事使督餽輸難定以人
言對吏削官叙爲 宗廟令出守平昌郡坐事罷時
國家新與虜和事多蒼黃公慨然草疏極言正義刷
耻之策不果上爲平安都事方伯委以賑政又請水
得霆事聞 命錫馬善山在嶺南最爲雄府且有關
防之設朝廷擇遣公既至疏陳金烏城形便乞行變
通以爲長久計罷叙爲玉堂官歷三官復以玉堂官
兼 世孫書院官既開筵有嘉賜又歷四官爲司諫
而 仁祖賓天先是襲斂時大臣禮官皆不入視公

與長官言其不可從之　孝廟初服中外風動公冀
有所裨益新化遂上劄請立志取善振紀綱正朝廷
上嘗嘉納焉然公以大夫人年老求便養遂以副應
教爲錦山縣監旣至條陳宿弊最以漕水二軍遠調
於山邑爲失宜又請勿太露辭氣摧折諫官已而坐
事罷敘拜執義俞公棨嘗以非罪被竄公以爲言海
西癘氣熾盛公以副應教承　命往祭山川以執義
復　命條陳沿路民瘼有慰寵焉復移應教兼三字
銜俄而陞通政歷拜承旨戶兵工三曹參議大夫人
沒喪除除延安府使公自居憂人已憂其不勝喪至
是病遂劇促裝還家遂卒丁酉五月初四日也其八

月葬于廣州先塋年六十二二夫人皆不祔公和厚沉靜不言人過至其大義所關則奮發直前無所回互親癠禱輒有應撫育二弟孤幼極其恩愛析著特厚其少妹曰親意所念也愛君一念至老彌篤上自上躬闕失下及民生疾苦無不極言竭論嘗取詩書大學周禮要語爲四圖以進 孝廟極賜嘉獎嘗張諸壁上省覽不置曰此足以爲治矣特賜一虎皮以賞之公將作亭於驪江上扁以一虎嗚呼此亦可以觀 君臣矣其爲郡邑不務聲名去後民必追思常不以一毫爲子孫計子孫至於飢寒失所人或有言則公笑曰自料才短念不及此也公最好周易嘗爲

月封圖說又爲後天方圓圖皆出自得不蹈襲前人
也嘗値疾雷震擊公凝然不動收視坐人之迷倒者
眞所謂百里七鬯者公可謂深於易矣祖宗範監察
曾祖鉉叅奉左叅贊光彦其高祖也前嬪朴氏縣監
垓之女樂善安貧人以爲女中君子生子材奉事女
適持平李伯麟進士李喜相後夫人權氏其考別座
俠孝慈柔順生子栟梯楷樶女適林宏儒李公華林
澈朴氏先公廿八年沒權氏後公十四年側室李生
機欐檥二女爲柳精李斗三妻余於公晩荷知奬
孝廟初服商論時事軒輊人物已服公之所存矣其
後錦山時杯酒從容傾倒心懷則公已無復當世意

矣又其後受知　聖主將有所爲而公則逝矣千里承凶徒切悲慨令公諸子以玄石朴和叔狀來謁余文俯仰今昔爲之愴涕而爲之銘曰

大易之蘊孰究孰賡維公寔闡有圖有說受用于身進矢于廷盖莫不宜後人之程嗟爾後人毋墜厥成

贈左參贊金公墓碣

新羅王子興光自靖行遯光州之有金始此麗亡進賢館直提學若時同爲臣僕至六世有諱偉男通禮院左通禮嘗言鄭介淸背師之罪以是仕不顯娶咸平李氏女生公諱濾字而遠十歲誦詩讀書父兄有述作輒葆藏焉通禮公嘗赴燕公作詩以獻意思深

切老成座中驚歎焉通禮公歿叔父及大夫人憫其
哀毁過禮終不忍以薑桂勉焉喪除屢取解額聲名
出儕流時譽　母之議起公卽杜門不出鄭掌令瀁
兄弟乘夕來訪語及時事輒流涕凶人尹詡惡之用
儒罰以錮之靖社諸公如趙滄江涑最所親厚要與
同事公託以親在而辭焉時鄭守夢曄聞諸公謀深
恨入林之不深公之微意豈與之同歟公事親主於
承順指意蚤蝨之除厠牏之滌身自任之通禮公疾
劇思柚子背節而未獲進其後見之輒掩泣不忍見
浦渚趙文孝公翼閔尚書應亨尹尚書絳感公之誠
輒助其滫瀡焉公於科業外知有用心處嘗曰孝於

親忠於君奉先以禮交友以信是名爲學反正諸公屢薦注而終不做或言坐不與三千一心云生于萬曆丙申歿于　崇禎乙酉六月十日墓在交河藥山午向原配南氏宗簿寺正暐之女繼配司禦尹泳女皆有婦德令松京守宇亭南氏出尹氏憐其失恃羸弱至誠慈育與己出宇慶人不見其少有間焉一女適李益成宇慶爲判官留守營養三十年以孝聞於人一子萬年司馬嘗爲别檢三女壻李緯長洪得圭鄭聖能判官四女適金碩羅弘佐尹世績李濟羅府使也內外曾玄摠若干人嗚呼公世於羅麗實有微箕之二仁公於癸亥亦微有韶武之辨其視　正

德丙寅崔躍之徒何如也宜其有賢孝胤子大其門
閭光其宗祀以顯遺德於無窮也留守秩正卿贈公
資憲大夫議政府左叅贊通禮公禮曹叅判曾祖縣
監彪左承旨銘曰
潛德幽光發之者誰其人與文須如退之我非其人
欲銘顏靦玉沉于山光氣自見

同知　贈領議政金公墓碣

故都正　贈領議政金公諱克孝思惟宗序之重擇
於諸子以文正公石室先生爲伯兄贈領議政諱大
孝後又擇於諸孫以第二子府使諱尚寬之次子諱
光爃爲文正公後字思聘金氏族大而貴又文正公

房下難爲子也公性孝而順行潔而謹存心豈弟刋
去浮華過庭之日無一不可於親意人以是知都正
公所擇無失也一日大厦覆壓幸有空寮公以得免
人甚異之公長於詩文正公喜與酬唱配延安金氏
宣廟國舅懿愍公悌男之孫牧使球之女光海主將
廢 仁穆大妃懿愍家夷滅無類而坐及姻親公畏
塞十餘年 仁廟反正始赴塲屋占丁卯生員第二
名物論讙然恨不以所長魁進士也旋拜翊衛司洗
馬歷六七官而當 崇禎丁丑自南漢城隨文正公
遯荒于嶺南公舊爲刑曹郎聰聽詞訟抑過私囑有
外除拜輒以親老辭至是朝廷亦不檢舉己卯清人

西犯　天朝文正公上疏請勿助兵清人聞之怒庚
辰遂以文正公北去文正公以宗祀付託公若老傳
者堅不聽隨行公留在境上聞事機稍緩始乃歸侍
母夫人疾辛巳母夫人没而虜以文正公暫還境上
公越紼馳赴以命即歸自嶺南返葬母夫人于楊州
先塋文正公復爲虜人拘致公又奔往文正公又使
歸奉饋奠已公請於朝入省而還制畢而復入則朝
廷仍授以翊衛司司禦遂奉文正公陪　世子東還
乙酉二月也又歷四職爲通津縣監縣去庭闈甚近
遂赴任以鋤莠勞陞通政遞歸西叙旋除交河縣監
陛辭日　孝廟召至前問文正公寢食起居士林欣

聳其後　顯廟因佐郞宋光栻輪對亦遵用其異數
其父浚吉曰冒得大賢　恩數恐有福過之災至縣
數月棄歸侍疾翌年壬辰文正公易簀公自前喪哀
戚甚覩者感動及是年益衰而猶能自致旣三年仍
舍恤廬舍翌年入謝僉樞　恩稍遷至工曹叅議間
爲淸風郡守坡州牧使皆未幾遞歸戊申　上念卿
宰夙夜勞優異其父母時公仲亂壽與季壽恒俱在
八座特加公嘉善拜同知中樞府事二公率同慶人
詣　闕上箋謝一時榮之然公病不能祗謝以其二
月廿四日沒春秋七十二四月族位于楊州石室山
文正公墓右世系俱著大碑碣始公以穉齒爲王考

所知既移孝以事文正公文正公從難南漢將以大
防自靖不食者六日及文正公拘逮入北奔遑號哭
如不欲生前後奔走虜中喪禍仍之外衝風雪內含
哀疚公又淸羸善病而卒於無恙人皆謂孝感所致
文正公一以小學書自律公謹守不失而性又周詳
故其處家居官齋祭睦婣率有義意及諸子通顯則
常勉其謹身盡職至其疾革猶作詩以示之在淸風
時官長故加困礪後遇其人謹執下坐之禮此亦先
輩遺風也公沒後以推恩　贈領議政夫人先沒而
祔葬有谿谷張公銘述事行具焉後承略載文正公
墓表壽增甚有文行文正公常置傍側坐數奇沉淪

下僚仲季皆領議政承藉世德士林宗主焉壽徵今
爲主簿壽能登第爲縣監內外孫曾多不能盡錄而
仲房有新生男曰昌說公晩年門戶尤大尊貴無比
而素喜淸疎嘗自號雲水居士云銘曰
以爲父誰又誰爲子公其無憂百世誰比

平昌郡守李公墓碣

善山府有梅鶴亭其勝致甲於南州故聞人黃公耆
老所築李玉山瑀爲黃氏壻自漢師寓居而子孫因
家焉玉山有子曰司議景節司議娶叅議金頴男女
生公公諱稓字子建德水人自古爲東方甲乙族玉
山實栗谷先生之弟也公以名家子年四十七薦以

才行授童蒙教官歷十一官而爲平昌郡守秩滿公
曰吾年至矣遂不復至京邑歸享湖山之樂于梅鶴
亭　崇禎辛亥三月廿八日享年七十五而卒于梅
鶴亭葬于軍威之華山原公自少從事詩書自慶於
昏朝十餘年不出其脚又自以早失怙恃無所用吾
情盡心於兄弟親黨其行多有礪俗化悍者官食時
悉以家財周恤貧窮橫財悖貨一切謝去嘗有百許
口奴婢一朝推以與人而無所吝人皆謂高出古人
上其爲郡縣一以興利除害爲務又力教化使民漸
染故既去則必立石銘頌焉年既衰老不復爲簪纓
所嬰翛然自適寬樂令終嘗疾革人有服其德者拜

天祈命此亦足以觀公也配沈氏應教光世女女黃秋浦愼之外孫聰明絶人博通書籍亦善詩詞而不肯着意常不食牛肉曰人用其力以生而反屠之不祥甚矣甚矣其言之似程子也可謂女士之尤者得年五十七而沒于 崇禎丙申吹其葬祔于公墓子五人長東野有男增華女爲成虎英妻次東溟文科嘗爲臺諫今 上朝推其恩賜公米布次東維武科有男鼎華爲東溟後女爲宋夏圭妻次東柱有一男而夭次東魯有三男皆幼其適別坐李擇者公之一女而無育銘曰

以名門賢子弟爲勝地好主人善行之旣富淸福又

不貧我撮其事以書貞珉雖不多足不泯

尚州牧使李公墓碣

清江李公濟臣 宣廟朝名臣全義人也有子四人皆以孝弟清直世其家其第三曰都事耆俊公其二子也諱聖基字德載人皆曰不忝其祖與考也出爲族父牧使希愿之後牧使之考曰判官翊祖曰參奉與義公少績文試有司屢無所成年三十九蔭補繕工監監役陞拜義禁府都事出宰陰竹縣以治行特蒙表裏之 恩自是稍遷爲義城縣令豐德楊根二郡守三陟府使間爲活人署別提司憲府監察軍器寺僉正宗親府典簿漢城府庶尹最後以尚州牧使

秩滿還家而終得年六十六翌年乙巳二月葬于豐
德府德水興杻里後遷于府南中連里午向之原公
居家有法爲官則本之清白而濟以勤幹故所至聲
實俱著屢蒙褒典其見於監司御史之申狀者皆人
所不及者也嘗曰錢財視之當如糞土吾常恐汚我
家風雖家食日急人之難有如飢渴故公家業素饒
而室常懸磬對妻孥未嘗作有無語唯以琴書自娛
配淑人崔氏籍和順生員大復女甚有婦德先沒而
祔焉再娶士人柳塾之女男行夏府使行殷察訪行
周武科府使女長適宋基善次禹崇元次李尚固次
縣監李廷輝皆崔氏出也行夏娶掌令趙溗女生男

萬模萬楷行殷無子以萬楷爲后行周娶通禮崔煜
女生男萬林宋基善男彛錫縣監彦錫倫錫叙錫李
尚固子廷益廷獻李廷輝子泌瀟內外孫曾揔若干
竊惟我　孝宗大王勵精爲治賞罰明信公再蒙康
侯之錫我從兄宋時瑩趙丈涑皆一代名流俱與公
契誼甚厚至爲兄弟嗣公可謂見用於治朝視木而
知土者歟其世德最見於其叔父潛窩公命俊士大
夫誦之不衰公所謂稱家兒者非耶余從公遊久矣
公嘗憤牛栗兩賢誣於惡口責余無一言辨明余固
媿屈而服公之義及又聞尚州時日活萬口又服公
之能愛人矣今以所服於心者參以趙丈之論以記

公之碣云銘曰

世傳氷檗祖子而孫其世德有如此者平居簾閣妻

子不敢有私謁其治家有如此者

公州牧使申公墓碣

公諱渢字浩仲高靈人始爲進士中爲蔭仕終以文

科歷官二十餘年六十二以 崇禎辛丑六月十八

日卒于西原之任所公爲人深沉厚完絶無輕浮之

氣少孤讀書至中庸人一己百之語慨然自勵必要

其成以進士赴明經試不成考官惜之卽除別提嘗

以忠勲都事因輪對入侍敷奏纖悉時諸司官多震

恐失措者公獨穪旨是時更化未久府中事猶多墜

廢公悉心經理皆復其舊新豐張公維記其事延平李公貴亦以白　上上有嘉奬語已而移戶曹郎則勾管本府者多勳舊大臣惜其去爭不能得公在戶曹數月功緒即見未幾出監沃川縣其實郡也公莅職勤敏無弊不去後以榮川郡守取庭試及第仍以本職兼春秋館編修官　上以闔帥狀啓褒賜品服入爲司憲府持平執法不撓權貴爲侍講院弼善時孝宗大王在春宮公每登筵旁引曲證剖析文義嘗夜對講訖　命酒酌以大杯諸僚皆醉失其儀公終始不亂歸到院中明燭讀書自　內矚知別送酒饌以寵之嘗進曰人君之學盖將求多聞以建事學古

訓而有獲伏願 邸下讀聖賢之書以求義理之當
察古今之變以驗得失之幾反之身而踐其實焉又
日學焉而心不在焉則怠忽間斷而無所成矣必須
潛心求理心與理會則於天下之事無所難矣此皆
朱夫子告時君之語也又進退溪李文純公聖學圖
自是 眷注愈隆每講畢不許徑退從容咨問雨則
使小宦張傘而送之屢掌文武試又入憲府爲掌令
因風雷之變與同僚劄陳時弊 上嘉納焉 國恤
以司成差監 山陵役以勞加通政階屢擬承旨及
諸曹參議時賊臣自點有罪被黜公與有甥舅義不
安於朝遂出爲延安縣監陛辭 上賜對勞勉盖

侍講舊恩也後自黙謀逆伏誅公時爲楊州牧或言
其以逆賊至親不宜在官大司憲洪公茂績曰其非
惟未嘗濡跡方自黙張時屢有規諷不聽則乃自踈
外其實不可誣其議遂止然公亦坐是坆坷嘗築室
于先壠之下取疏傅語扁以二志後連宰公州清州
皆劇地也在公州時漕臺啓罷道臣及在朝諸公皆
爲公爲之地　上亦記公能特命勿罷公居公三載
前後監司兵使交章褒啓完南李相國厚源奉使復
命亦以爲言盖公爲政專務著實深究利病革罷之
際不爲苛擾故所至不勞而事集事必出於名上以
故方伯閫帥及防禦諸節鈇則諸公爭相薦引而知

公者未嘗處要路終以是無成物論惜之公於凡百
無所放過尤盡奉先之誠先墓雖親盡常加修易且
爲經遠之圖先祖提學公及文忠公文筆爲世所寶
公常心求不置終皆得之梓行於世人皆歎異謂之
孝感其收恤宗族先從貧賤始常戒子弟曰昔我先
君敦睦之誼無間貴賤汝曹念之又戒曰百戰百勝
不如一忍萬言萬當不如一默又曰毋是非人物毋
廣友閑人毋驕逸放肆毋博奕飲酒觀此數者亦可
以知公之槩也國家自諱兵以來戎事以無用廢弛
公自在武庫時煆鍊修治俾皆可用至其在外則必
點兵補鈌利其器用以備緩急雖卒於無用而公之

志則可謂藏器需時自伸于晦者矣始祖成用高麗
檢校　本朝檣是爲提學公叔舟是爲文忠公文忠
生昭安公浚自檢校至昭安連八世以文第顯昭安
有曾孫碩汀郡守栗谷李文成公實銘其墓郡守生
庶尹湍庶尹生承旨景洛娶坡平尹起畒女　萬曆
庚子二月日生公文忠世嫡靈原君景植於公爲族
父無子其配安東金氏既寡惟繼序之重擇於諸小
宗以公爲子公娶杞溪兪氏議政泓之孫同知大逸
之女未有舉以從兄郡守淯子泰澄爲後側出子得
澄遇澄同年司馬命澄起澄益澄始澄二女其長適
鄭復明高明斌其二未行公從子啓澄余遊也以余

於申氏爲彌甥而獲習於公狀公行以屬余曰叔父
之茂材厚德生不能飛盡其翰沒又不得賁其泉道
死者何恨而生者獨何忍此余竊悲其意謹取次如
右而論之曰公以大家子弟早有能官名又闡大科
何投不宜而不幸與賊臣爲屬前以親嫌而阻礙後
以株累而沉滯竟沒於下僚豈非命也然能早見而
預待前旣潔己而後又全身非賢而能是哉世恨其
蹭蹬以殁而余惟曰因可以見公之賢且如與官耆
事世或有其人至若文弊道衰之時不避迂濶之譏
誦眞儒至論以動　聖聽則非人人之所及也後之
人君苟於此精察而力行之雖爲三古之治可也是

豈可以不銘也哉銘曰
公有才謀世不我以公思休廢又不我遺嗟惟公世
用捨之間東西惟命惟義之安是曰艱貞古人猶難
有考其否徵此不刊

軍器寺副正鄭公墓碣

公迎日人十世祖淵兵曹判書曾祖忠儉萬戶祖思
孝贈判決事考箕壽監察妣光州盧氏縣監廷善之
女公生於 萬曆庚子六歲監察公沒十五喪母夫
人有弱弟稚妹相與為命稍長受室成家婚娶弟妹
則歎且泣曰吾責少塞矣又曰吾既失學無所及矣
只有收拾先業以奉祭祀接賓客而已遂力田自給

孝宗大王末年連歲大侵公傾囷廩以補賑需監司李公泰淵以狀聞朝廷以軍器寺副正酬之公性好施與喜賓客戶屨常滿暇日以琴歌自娛其於世間毁譽榮辱邈然不以爲意然好善尚德出於天得嘗曰重峰趙先生實間世忠孝人也其遺風餘韻百世之後尚能興起况吾以其表親又被過化之及乎人有誣毁者則必峻斥之於其祠宇之設盡力以助之公諱濲字澄源 崇禎丁未二月二十三日終焉配金氏將仕郎國馨之女先没而祔葬男之河之海女適生員宋奎泰之河男相吉相一壻趙鳴世南龍翊相一出繼之海宋奎泰男相淹相兕相浚壻李慶曉

墓在沃川郡北松亭里其南數十步嘗構小亭臨太
江同春宋公浚吉嘗許其相與往來故挽君詩有小
亭纔共築之句斯實語也銘曰
自食其力無所求出粟補宫　朝命酬急人之困鄉
里稱有子有孫積善徵江水瀰瀰表君塋生吾相好
没吾銘

尤菴先生文集卷一百二十三

墓碣

校理朴公墓碣

吾友朴和叔以先銘見託余久未作昔明道步月坡得安且成一句然後始銘康節余今未得而銘則猶不銘得猶未當則猶不得余弱冠避近中峰公暫接其玉貌其後耳愈熟焉今考和叔狀宋人所謂紈扇上寒林雪竹殆亦見公之大略矣朴故新羅赫居王裔潘南先生尚衷有名麗季入我 朝尤顯至 宣廟朝又爲姜水氏族公司諫諱紹之曾孫大司憲諱應福之孫左參贊諱東亮之子錦陽尉瀰之弟閔承

旨善之外孫申議政欽之外甥其世族如此又如申
議政父子張新豐諸公美其才行折行輩節次推排
而乃其意尚事爲則超然出俗欲與巖穴處士較潔
所尚非所處也公廿九登上第時叅贊公猶在謫籍
或欲以及公公無幾微色遂由成均館學諭歷典籍
至直講間爲騎郎出補興陽縣杆城郡然亦被選湖
堂兼掌製敎竟入弘文館爲修撰校理公議盖如石
笋 仁祖大王始不能平後叅贊公事漸解 上亦
察公才行益重之自是凡四年不離弘文館暫爲憲
令不可謂不得其志然其所志則終不在也公嘗有
水土疾 崇禎甲申九月二十六日忽示憊而終春

秋四十五識者歎其氣清而數局也申令人頌德甚
備議政公最鍾愛早沒繼室崔氏無育公大家子能
早謝綺紈從事詩書斯已難矣薦以家禍國難則又
低徊前却常有獨居思仁之志嘗託跡山水間衡泌
忘飢感事觸境屢發於吟咏雖膺 命入朝常如病
鶴思山未嘗久淹其游宦於外亦嘗追逐雲月於泉
聲山色中此豈非清霜木脫勁枝凌冬之氣象耶紈
扇之上所宜韶華紅綠則此雖爲不宜然所謂在廟
堂之上尤可觀者自好語也昔陳同甫雖慕抱膝躬
耕而意未忘於樓臺簾幕楊花燕子之間則與公一
何相反歟抑惟氣趣清高者易入於放曠脫略流而

爲異端者多矣而惟公少讀經傳濂洛諸書未嘗不在其側故居家莅官見於行事者皆自所學中出來嘗於課製用老杜體以寓諷諫辭氣跌宕意思悲惋直欲俯仰千古而於施仁用賢之道三致意焉豈所謂廢中權而亦中倫慮者耶然則以宋人言稱公者又未知其必當乎否追記獲幸之日而想像焉洎然其止而中有物溫然其接而有成法未知此或不爽於其實耶姑略叙其梗槩以俟後之君子公諱漪字仲漣叅贊公號寄齋事在淸陰先生銘述和叔名世采方厲志爲學其長世來有絶人姿不幸早死銘曰非爲邪危無咎在乾之四與三是雖聖人事學者猶

可占惟中峰公聦明之亩可上可下上非其志或出或處處其所喜故置之禁密捺不住歸之巖壑捉可留吁嗟乎今也則亡疇可儔於今與後

善山府使權公墓碣

曩賊臣仁弘誣衊牛溪先生有太學生權公霆不畏凶焰抗議上章力辨其不然士論多之其後館學諸生合議請以栗谷先生及牛溪兩賢從祀夫子廟仁弘餘論復起任事者故欲沮敗以自免士論橫潰又有權公起源毅然不撓雖 上意入邪說摧折震撞章五上其辨愈甚人相聚曰是父也能有是子矣盖仁弘之禍既亡人之國而紹述者久益昌熾不有卓

然信及獨立不懼者其不晌乎怵焉者寡矣權氏父子於是乎賢矣權氏起自安東太師幸與高麗相終始　本朝襄平公瑊策翊戴佐理兩勳開封號其子監察曼衡孫僉樞鉉至曾孫別座大成所謂能有子者即其所舉也子與父兩世仍爲　宣仁兩朝名進士然官皆不甚顯皆以蔭止察訪府使金文敬公集嘗銘察訪公墓察訪娶參奉沈日昇女府使公實以萬曆壬寅三月庚辰降字浩然後改諱聖源察訪公以其善病幼不課學十歲始業文藝先輩稱其能察訪没南方公奉旅櫬葬于淸風時仍之師旅公赤身倉荒克襄大事慈氏亦給便身見者歎其誠與才俱

盡也庚午進士丙子補　禧陵齋郎丁丑亂甫去郎徒步拜掃　陵所祭器如故朝廷嘉之陞授奉事歷直長主簿監察壬午令歙谷縣亟使憾去之邑人請留不得叙入郎署復爲主簿己丑除礪山郡守大修栗谷牛溪祠邑人亦立石以頌惠愛入爲僉正戊戌自倉守出守榮川郡疾遞辛丑以漢城庶尹拜善山府使時南土大饑御史褒其賑政有右叙　命未及受壬寅以至月辛未没于官視歛者以衣無故新歎其清白公實職外凡爲郎廳者三其以修理所見罷則因繪工得罪鈞謗也其在訓局則適　仁祖禮陟中外疑懼公請于主將嚴警備以待不虞不可徒哭

而已是公倉卒能處變也終爲推刷廳則以諸公之
才公也子格自江陵任所奔喪歸葬察訪公墓左公
早受賢父教非疾病未嘗廢書不讀掃一室晨起坐
至夜飲酒能多而以先戒剛制不近口晩歲與子格
俱典大邑疆土相望則歎且泣曰甘毳今則有餘而
親不在矣遂與弟妹共享而不自私又推而及之族
黨太師墓舊無碑公斲石書事復修譜牒以收族盖
公孝友天得而濟以端敏雖樂易而能果善斷故公
私所事鮮不得宜焉配姜氏同知善餘女事繼母能
謹旣歸其舅性嚴顧常曰善事我矣亦多禆男治眞
女士也年六十八乙巳三月十七日沒而祔焉江陵

後爲掌令曰樗枳側出也掌令生進士尚夏尚明尚
游二女子長適朴泰迪進士有子煜余先子睡翁公
與察訪公俱爲南宫先子每言嘗與察訪連枕察訪
公中夜起而歎曰蔓壟哉未幾果沒與方伯閔公聖
徽哭之哀大小歛親之時其孤至自外斷指氣亦絶
仆卧在地不忍見也其孤即是公也令掌令以墓表
見託不惟掌令辭甚悲而追憶前語如昨日事遂忍
涕而爲之敘又係以辭曰
奸人毒甚火猛畏忘義士之病公父子堅所秉士論
重史冊炳此其大餘可省

尚州牧使　贈吏曹叅判韓公墓碣

牧使韓公子耇淸寧君諱德及之長子沙溪金先生
之外孫其世德俱載淸寧公碑刻公自幼愼重端慤
金先生敎之其所奬礪異於諸子孫又從守夢鄭公
肄學 崇禎癸酉成進士生員乙亥與館學諸生上
疏請以栗谷牛溪兩先生從祀文廟不許又邪議閒
發 上顯示左右之意公不樂赴擧與同志歛蹤已
而除齋郎亦不就丙子虜變僑寓鄕閭年三十九以
親意黽勉從仕四山監役司憲府監察工曹佐郎禮
山縣監義禁府都事司導寺主簿 宗廟署令安城
郡守皆其所歷也安城時有挾左道以惑人者公杖
殺之 孝宗大王卽位公爲江華經歷嘗至京 上

引見問以事公請種木摩尼山十年後可以作栅又多設大砲則可制對岸敵兵矣如是者凡三策 上善之即命施行主管人怒其不先白己竟坐是罷後入爲戶曹正郎判書洪公命夏善其稱職故嘗補外郡而啓留之曰如韓某不可不久於其職 上許之然公爲養竟以利川府使出未幾連遭考妣喪旣除由漢城府庶尹爲大丘府使嶺南誣毁儒賢已成痼習公修擧學政導率以誠弊俗丕變至於數百人相率陳疏如乙亥館學之議公善政登聞 賜品服以奬之又超資以償勞勩及拜尚州則宿弊不貲公感噫整頓夙夜劬勞疾已作而猶不少休日食焉不敢

怠遂以己酉十二月年六十八而卒于其初八日丁卯清寧公墓在南陽杻峴里翌年二月歸葬而四月淑人李氏繼没遂祔焉公諱壽遠子耇其字也公大家子不以紛華盛麗誤其身惟文行是勉其本既立則其事親居官不合於古人者鮮矣清寧公嘗患目眚心不自聊公終日不去側絲竹詠歌碁奕戲笑雜陳於前務以娛樂又邀所嘗親愛者酒食留連而使親不知其不易及其巨創年戒致毀而執制愈固哭泣四年兩眼幾失與弟妹甚相愛其少有過失則婉辭告語不失其和雖於僮僕亦不輒加捶撻其莅吏民一主於忠信不務名聲屢典大邑而產業不加於

舊嘗曰吾於外翁早聞科舉外有用心處而不免世路之累今將年至吾欲歸休遂結廬山間雖其終不能遂而志則可見矣李淑人龍溪處士榮元女擩染家訓婦道咸宜最不喜巫覡之事隨公在官辭受甚謹公以廉潔著稱淑人之助與有焉公沒後亟願下從竟如其志聞者悲之男聖輔府尹持身歷職士友稱之以其推恩　贈公吏曹參判次聖翼監役次聖弼夭次聖佑文科次聖佐魁司馬不勝喪季聖亮曰聖毗外婦出也女婿正郎李商雨士人尹墩監司尹敬教也內外孫曾多不能盡錄公以余游學溪門見愛甚篤余亦誠心服公嘗見淸寧公不在時甚濟貧

交余以爲此麥舟故事也亦可以見公之父子矣余
嘗念子壽規余常勸余欲常報而子壽自無可規之
事今諸子故以銘來請余曰公志於學而不能卒業
於父師之間勤於藝而不能登名於甲乙之第是皆
命也然朝議常欲處以臺憲其名論可見矣諸子皆
能篤於志行其慶譽亦未艾矣是可書也已銘曰
嗚呼子壽居家莅職無瑕謫常走杻峴之墓溯泗嗚
咽不忍去今從卜嗚呼八十日而賦歸來是其志二
千石之第循良終於此嗚呼可慨也已

楊州牧使閔公墓碣

仁祖丙戌盜起湖西閔公諱晃明允時爲石城縣監

甚有追捕勞事聞　上嘉賜通政階時倡亂者多在
恩津連山尼山三縣之間朝廷遂革除三縣而合其
土地人民別置恩山縣監則居然一都會也時議以
爲撫御新舊無有踰公者遂移拜之時愼獨齋金文
敬公尹公元擧伯奮文擧汝望宣擧吉甫諸賢皆在
境上公出入師友擩染浸灌不但爲循良而已未幾
考肅敏公奉使館復于幽燕文敬公躬就公哭吊指
導犇喪變禮時余隨文敬公見公哭泣之哀知公是
篤行人也其後又與連姻聞公事繼妣盡誠至於嘗
泄以驗其疾心益向往焉後繼妣沒公年六十九致
哀勤禮遂不勝喪以　崇禎辛亥年適七十而卒於

其十二月初四日公嫡有二男長承旨周冕孝友祗
飭與其所後子致雍皆先公没次周鼎尤早夭側出
子周鏡周璜葬公于平山水月山肅敏公西麓以夫
人俞氏祔焉側出女爲尹指妻公初娶判書李溟女
無子别葬驪州肅敏公諱聖徵官戶曹判書爲 仁
祖名臣配贈判書李義貞女郎 國姓李夫人没時公
年十一歲哀毁成疾肅敏公愍憐之未嘗課業公能
自刻苦善爲詩中 仁祖乙亥進士第四名丙子除
穆陵叅奉遞免拜麒麟道察訪例遷直長由義禁府
都事出爲石城縣監公既除肅敏公喪朝廷滋欲重
試每有劇郡名都必以注擬如成川南陽坡州楊州

泰安載寧韓山皆其履歷也間爲竹山南原鳳山皆
移疾不赴其內職則僉知衛將也成川時虜使命壽
我人也恚怒公令軍卒拘致於前從前西任之遭此
者例必跳走朝廷爲罷其職以彌縫焉公曰跳走非
勇也卽叱退軍卒直入平立瞋目以視命壽愕曰是
誰何也對者曰故尚書某之子也命壽曰是嘗幾殺
我者其子復如是終不敢加以僇辱聞者皆驚坡州
有栗谷先生祠廟久而頹圮公敗以新之要以爲永
久圖邑有猾吏憚公剛明約其徒一時逃散要使公
去公凝然不動召村民使令而曰逃者之田將自官
收穫以充廩價未浹旬稍稍還集公亦不問以安之

公去後軍民各竪碑以頌德盖公賦性介潔不以事
物經心其居官主於清嚴逮其遞歸行橐如洗至其
䘏窮急困於人則無所愛惜其臧獲土田人或有言
則即舉以與之曰爲產業與人爭辨吾耻也惟以書
史自娛而最好爲詩雖簿領倥偬之中猶不廢吟哦
論者謂頗得瀛奎韻格素不喜進取而每爲繼妣之
養而强就其俸祿悉任其自財也其在泰安以盡心
荒政特陞嘉善旋以臺諫言改正而公亦不介意也
晩年結廬先壠下自號九拙而扁其室曰爛柯此見
公之大略也有所編唐詩類選刊行爲驪興之閔起
自高麗稱道世有蟬聯 本朝副提學起文爲乙巳

名流是生泚務功郎是生有孚戶曹正郎是爲肅敏
公之考肅敏公少孤零丁能自己致公承藉世業清
疏自適又有賢子將益大門戶而卒之後嗣厘厘可
悲也已今其承公祀者郎致雍一男未名者也銘曰
才之美行之實富與達非所急耽聲病喜閑適惟其
如是惟士友之所篤

黃海監司金公墓碣

鶴洲金公弘郁字文叔之胤世珍狀公行謁銘於余
而不忍備書嗚呼於其狀既有所不忍則於其銘亦
何心忍書其事耶既而思之　孝宗大王以天縱之
聖其於覆盆之下偶失臨照而旋即悔悟洗冤復官

則榮耀多矣公應感泣於泉下而後人乃反諱之亦
獨何心哉謹按公慶州人有仁琯以新羅後裔麗朝
大師其後有自粹號桑村有孝行我　太宗以官徵
自以麗氏臣自殺以立其節曾祖塤牧使祖好尹
贈承旨考積察訪妣和順崔氏同知遠之女也公以
萬曆壬寅生焉早歲游場屋輒屈其人　仁祖反正
中進士第三名其榜罷而復設故公復中焉除齋郎
不拜乙亥捷文科由槐院入翰林兼說書丙子賊鋒
猝急公私蒼黃有武士林恒壽等奮曰若得數百兵
甲則當以死迎戰矣公即以恒壽等見于體府且曰
賊兵飆忽今日當到京城何不使此等人賈勇奮擊

乎顧眄之間適遇内官又以啓於　上上即允之公
見太僕提調老不能應猝亟言于承旨曰賊鋒已逼
而　輿御尚未戒奈何等待　上聞遂以寡約先出
到崇禮門聞賊果薄西郊矣公時以卑官能越職副
急人服其忠勇遂自崇禮門扈　蹕轉向南漢公又
白　上曰即恐賊兵追躡請亟遣重臣于虜緩以和
享則其間庶可入城矣　上亦從之既入城又將冒
危西幸江都公又力言其不可僥倖　上以爲然故
事遂已　上既定城守計而和議又起以解將士心
公又慷慨極言之亂已即覲于湖西伯氏戰亡于廣
州公尋尸歸葬以扈從勞陞典籍歷禮曹佐郎拜持

平奉 命廉察于關東選入玉堂爲修撰自是出入
三司未嘗有他遷乞養得唐津縣未幾罷石室金先
生被拘於虜得釋而還公請 上召見且言鄭桐溪
蘊宜有褒典以勵風化公兄弘弼中進士公上疏乞
與榮歸 上命給宴需以榮之憂言甲申校理乙酉
吏曹佐郎罷復拜時金自點久專威福欲交歡公問
候頻仍公不爲應自點啣之公卽謝歸鄉里遭外憂
戊子服闋以應教上疏力言言路不通官方淆亂民
生困瘁弋政頹廢之狀末言無忘城下之恥己丑
孝宗大王卽位公以執義將舉劾自點而有勳臣自
成傾軋之端公兩斥之且言昭顯諸兒坐其母徙處

瘴海之中宜思保全之道末言言事被謫臣李應耆
沈廥洪茂績李敬輿等禦魅窮荒沈東龜被謫尤可
究雖事在 先朝皆當有以疏釋終以典學誠心爲
爲治之基本 上嘉納焉公欲劾自點發簡于同僚
僚議不咸遂引避遞職又製進 大行挽詞有忌諱
語幾被詩案頼議政李公景奭救解得免復廉察于
關西歸拜舍人時虜人聞賊臣交構語遣八使根査
中外洶洶以爲公亦將不免或勸公以討得免者公
笑曰以賂而生不如死之安也時 孝宗大王爲士
類身自緇縫故事遂已間爲尚瑞掌樂正以輔德陞
拜承旨盖録 祔廟都廳勞也會議行湖西大同法

朝廷難其人以公爲觀察使翌年壬辰辭遞由承旨
移禮曹叅議公不樂在朝求外爲洪州牧使甲午自
洪州移拜黃海道觀察使先是姜庶人得罪　仁祖
以逆論死及　上即位閔公鼎重上疏訟其寃　上
引見於便殿從容語其首末且曰姜之邪謀無可疑
者後復有敢言者當以不道論遂下禁令矣公交事
後適有旱災七月上疏以爲咎在姜死　上怒甚以
爲纔下禁令而復冒犯如此不爲重究後將不止遂
拿致公　上親鞫公辭氣益厲　天威甚震公素瘦
弱杖下顏色不變仰呼侍立所親責其不言人皆壯
之以其十六日還下棘寺而絕公頴悟絕倫又甚堅

介立言制行必以先哲爲準公兄弟五人三人早亡
公每念父母悲傷設娛戲以慰之察訪公年老鰥居
公必侍寢於側未嘗入私室凡所使令必自承奉不
令婢僕代之嘗曰人能孝於其親則推以及他無不
盡道矣及其立朝則慷慨激厲常若危亡之勢迫在
朝夕遑遑汲汲不敢寧息知無不言無所婾婀其論
常主於辨邪正立紀綱革弊法厚民生修軍政雪國
耻而其要則歸於人主之一心而已莫於舊要情義
篤好未嘗以毀譽而易心公盖非今世人也惟其遇
事敢言觸犯　天怒猝被刑禍爲世大戒然雷霆旣
收雨露旋濡　恩及九泉善類相賀光榮永世公又

何感公臨絶顧言曰葬我於父母之側遂以翌年乙
未窆于瑞山墨水村負壬之原配吳氏參議靖之女
長男卽世琢察訪次季琢郡守李基稷進士韓聖悅
士人趙持韓郡守李基叙士人朴尚胄其五女婿也
察訪男斗星斗井斗奎斗璧二女爲朴鍈尹明遠妻
内外孫曾總若干余與公交誼甚厚聞公之卞驚痛
之心盖不但爲私而已記昔己亥伸寃之日筵臣進
說同春宋公浚吉曰　殿下須於暇時靜思其有罪
無罪　上曰不然如知其無罪何待靜思卽下　德
音筵臣皆感泣而退噫斯其所以爲大聖人歟只今
十數年間世道變嬗而公之墓木亦已拱矣俯仰今

昔爲之抆血而書公之事如此云銘曰

侃侃惟公才豪志潔忠孝存心勔追古哲在丙丁歲
國步危急公於此時職是載筆慷慨奮發有如狂易
忠赤之激言而多中士心旣附名論益重賊臣秉柄
勢若漫天人爭炙手公獨退然衆流之奔亭亭一柱
羣目皆側公益不顧洎 聖祖初爰有二老公爲輔
介以翼世道 聖主明明豈不知公一語攖鱗 恩
義未終公又何感公議在人日月之更況不留㞾
德音溫溫上天孔仁維茲墓道草木含榮千秋萬歲
維其永寧

仁川府使呂公墓碣

呂氏世爲咸陽人始祖林淸高麗大將軍九世孫稱
事我 太祖太宗官至知議政府事謚靖平五世至
諱世琛官僉正其子淑 贈承旨是生公之祖僉知
順元考裀吉都正 贈兵曹判書妣叅奉閔起亨女
判書公有仲氏曰觀察使祐吉無嗣與其夫人睦氏
愛公禀賦不凡三歲取而子之曰是能引長我家聲
始肄公車業自判書公沒遂自廢蔭補歸厚署別提
是年壬申觀察公又沒喪除除繕工監監役陞活人
署別提移栗峯察訪入爲社稷署令公曾有 山陵
勩追記爲楊根郡守居三歲遞還由宣惠廳郞授江
華府經歷歷司僕寺僉正益山郡守以掌隸院司評

丁睦夫人憂是年戊戌公年五十六前辛卯判書公繼娩李氏卒公能以衰年並守制如禮又歷司評由平市令出守金山郡時歲値荐饑嶺南口多穀少又强者豪奪惠不及弱以故守宰多以不職譴去 上獨聞公盡心賑救措畫有方賜品服以褒嘉之瓜遞旋爲司宰監僉正陞拜仁川府使復値凶歉荒政一如金山時而誤罣文網以惠利反爲厲而罷時議惜之叙 命旋下而公則病矣公居家之行固多可稱而最誠於追遠上世墳墓之不修者悉加封築而立石以識之姨母之貧寡者製衣以進之設宴以娛之推此數者餘皆可見奉職恪謹簡以自律臨事措置務

得其宜故所至皆有聲績公諱爾亮字子龍娶清州
韓氏及第孝純女賢有婦德年十六歸于公公以己
酉八月七日没臨没神思不亂少無怛化意此亦可
尚也韓氏先公廿五年没而附葬于廣州退村之先
塋四男台齊牧使聖齊文科監司出爲公從兄叅判
諱爾徵後奎齊縣監翼齊生員女壻庶尹洪琯生員
李𧣈吉士人李頎昌金夏成李萬元側出男賢齊漢
齊思齊女爲金硃朴顯仁妻監司生子必升二女適
李公權吳遂良奎齊生子必寬必容必寬以公命嗣
牧使實主公祀生員一女内外孫曾總若干余與公
諸子游戊申冬公訪余於京邸公年六十六而步履

良健神氣精明意其必享大年矣倏焉六七年間公之丘木已拱而牧使墓草亦屢宿矣俯仰今昔爲之涕出而序公之碣如此云銘曰

公世綿遠其致自己居家而理涖官而治位下才優聖主襃美復尚後人以委其祉斯墓之修惟千百祀

蓬山君墓碣

蓋當光海朝姦臣執命 母后幽辱 宗國傾危時則有若龜川君倡宗班竭忠盡言遂遠謫遐荒癸亥仁祖卽位禮遇極隆卒謚忠肅實我朝之劉宗正也其第三男諱烱信字汝友自幼孝友祥順忠肅公在謫公年十五六常猶畏約怵迫凡所以紓其禍者靡

不用其極　崇禎乙酉忠肅公沒自癸亥至此二十
三年公兄弟五人娛侍忠養每值辰令節舞彩獻觴
世皆艷稱焉　仁　孝廟大喪公皆爲　魂殿祭官
祗愼承事無敢失儀　顯廟連年有溫宮行以摠府
副摠管廚院提調一隨行己未柟等欲陰察內間事
嗾臺諫駁遞公廚院而自代　崇禎辛酉　上曰凡
在侍從班而其親有老壽者加秩以優之時公第三
子鏊屬盖踈爲諸生決大科爲持平而公年適七十
九先是癸丑　顯廟已命陞資至是大臣李公尚眞
白上曰蓬山君烱信故龜川君睟之子而其子鏊方
在邇列已而領議政金公壽恒又白其年至盖公初

守例職循資平進或有勞賞七十而陞中義又九年
而陞承憲又一年超陞嘉德 恩榮至矣其十二月
二十八日卒于正寢訃聞 上命輟朝二日禮官致
弔祭以次子從勳 贈興祿大夫兼五衛都摠府都
摠管公世系曰 中宗大王第五子德陽君岐生豐
山君宗麟是生忠肅公忠肅夫人鄭氏僉正麟壽女
公凡再娶皆韓氏女後夫人先没于戊申而葬于古
楊州新川丑坐之原癸亥三月諸子奉公喪同窆焉
前夫人墓在廣州樂生里禮當遷祔而議者曰既五
十年久而又其子塾族位焉遂不遷其考郡守訶凡
生三男惟塾存終以副司果後夫人判官得一女生

五男耋金吾郎次卽藝曾爲吏曹正郎次壄次堂次
墪俱登國庠四女婿主簿尹尚冕士人徐宗翰金斗
瑞梛綰也司果男箕疇有學行箕範進士箕仁箕傳
其次也耋三男一女男箕衍箕佐箕朝女適士人尹
益倜塾一男箕輔壄二男一女男箕徵箕昌女幼堂
三女幼墪無子以兄子箕朝爲后外孫尹天成天昌
天游天挺天迪女李正冕鄭璣妻尚冕出也徐命熈
命杰女白以濬吳道曾洪重成尹洵妻宗翰出也文
科承正金始慶斗瑞出也梛綰一男二女並幼内外
孫曾六十餘人公爲人坦夷無矯飾淸愼惠愛嘗有
一奴典守官財以非罪將論死公謂其子服役者曰

吾愍汝父寃死吾不汝靳汝可自賣以贖父命故其
父不死嘗有田在東峽有人來自言公卽許之曰吾
豈與人爭競者觀此數事餘可類推而知也性行如
此其享有諸福也宜哉㝡其安貧樂善勸課子孫以
永家聲世所公誦者其聞漢東平之風者歟余與箕
疇遊公故甚視余甲寅秋泣謂曰一年中　聖母
聖主蕘我臣民何以生爲惟願　嗣聖壽年萬歲矣
余而歎公忠誠矣今箕疇託以公銘義不可辭銘曰
於惟蓬山王室之懿　中廟之裔龜川之子六子四
女之父六十孫之祖豐亨祿位豈無己致不有仁心
焉能有此無不足兮吁嗟乎完福

廣興守金公墓碣

新羅國姓有以直諫謫豉塩城而仍籍焉史失其名豉塩今爲延安府公延安人也諱天錫字命休祖懿愍公諱悌男考諱球 贈承旨妣八溪鄭氏郡守默之女公蔭仕爲四品官管庫瑣屑以沒其世然世道之汙隆而公與之爲塞通焉則公之一身雖謂之關氣數可也然而論者謂天於公家所以報施者猶有所憾云盖我 宣廟朝 仁穆大妃即懿愍公之季女實誕永昌大君㼁 宣廟禮陟之六年 萬曆癸丑賊臣爾瞻等希光海主意嗾死囚誣告懿愍將推戴永昌懿愍公家遂以夷滅其夫人盧氏栫棘絶海

已而永昌還死島中而 仁穆大妃幽閉西宮始爾
瞻等旣族懿愍家意猶未已勢將無噍矣時公年甫
十歲鄭夫人自謀於心僞謂公暴絶發哭殯棺送葬
先兆公遂乘夜潛逃竄身于緇徒輾轉山谷人莫有
知者然中心逹於面目或怪其有喪貌則卽詭言以
對越十一年 天啓癸亥 仁祖大王反正 仁穆
大妃復位東朝凶徒誅滅寃枉湔雪懿愍公與承旨
公俱蒙追典於是公以士服歸于京宅鄭夫人持以
痛哭親黨鄰里始知公無死無不驚喜涕咨卽授室
除官以奉懿愍公祀 仁穆大妃嘗有念公語 上
卽命超叙六品盖自敦寧叅奉歷六七官 崇禎乙

亥出爲鴻山縣監時盧夫人尚無恙　上命沿路護
行儀物甚盛觀者挾路咨嗟曰是嘗由是路以箯輿
南去今乃如此然時則　仁穆大妃上仙已有年矣
丁丑夫人卒公持承重服服才除而仍遭鄭夫人喪
六年守制誠信備焉又自工曹佐郎周流內外職其
稍陞者廣興倉守也　顯宗戊申爲麻田郡守六年
而癸丑之甲子周矣公對人輒飮泣曰吾何不早死
忍復見今歲也無何寢疾遂卒於郡衙其二月二十
三日也公重厚寬和樂易任眞一見可知其爲善人
長者事親無有違志奉先之禮務盡敬謹推是以往
家行甚備居官莅良不務聲名而恩信周洽故上承

天寵下有碑頌焉其在麻田旁邑飢民聞公賑政而
至者甚多及喪闔郡士民犇走哭吊又送喪出境皆
哀盡焉常戒子弟曰吾家素以清儉傳業爾輩謹守
無忝可也故公通籍 官門 錫賚便蕃而一瓦之
覆一苗之植未嘗有加焉嗚呼以公資禀之美擩染
家訓從事文學則其所進就必有可觀而顧乃畏約
無窮以失妙齡壯節及其天日重明復續 恩籍則
扞格難成世故又從而纏縛矣兼且公習靜愛刺淡
然自守故人不能知而其知之者盖以此賢之常低
徊冗散竟沒於下僚論者之憾於天不惟以家禍之
酷抑亦以公之賢宜不止此也歟然公雖不能使世

消長而世與公爲之消長則公之受命於天非偶然
也公生時懿愍公感異夢其名實 宣廟所賜也延
安之金至麗末尤顯有諱濤入 皇朝登制科 高
皇帝大加寵奬自是至懿愍公盖七世矣懿愍公嘗
爲吏曹佐郎以榮姻進爵領敦寧府事承旨公官清
州牧使公前娶執義李馨遠女繼妃尹氏其考埴實
梧陰相公斗壽之曾孫生三男五女男長湝進士次
湙季未名而夭五女適徐文海黄璡羅良佐崔寔李
世雲側出男二人女三人湝二男相勛相履四女適
安相英閔季基李坦一女幼湙四男相華相烈相顯
相哲徐文海一男宗震羅良佐二女適尹可教鄭壽

期崔寔一男三女李世雲一男一女墓在原州安昌
里懿愍公兆内巳向之原余於公有通家好承旨公
與余先人嘗有朱陳約未成而禍作後先人以新進
士拜　恩西宮禍幾不測癸亥夏始入京裏公來拜
則先人執手流涕曰爾是某耶因與往候鄭夫人則
夫人哭聲徹外至余不肖而公猶相視無替每相見
必道舊歔欷今進士兄弟以其表兄文谷相公之狀
來求墓銘嗚呼余何忍辭爲銘曰
宗祀將絶其廢也權在成人難況其童年北海巢傾
惟克有全天道好還先兆後笑而謙以持其有常少
褒紀舊德布素清操神之聽之宜福是將子姓繩繩

永世克昌

九菴先生文集卷一百二十三

墓碣

侍直申公墓碣

申公君弼諱翊隆我宋之彌甥也余弱冠始見於漢師公方在韓氏甥舘韓氏實 仁祖朝莘摯家也仁祖功成治定富庶娛樂韓氏以 潛邸舊恩賜與出常而公爲韓氏所賔敬甚奉養極於隆厚然視其色淡泊如巖穴處士也踈然如寒林雪竹也余甚驚異意其爲有道之士也公亦愛余深至遂與之終始焉蓋公聰明頴秀四五歲已知文字八歲丁內艱哀慕成羸疾自是善病然好讀書屬文淹貫經史詩語

鷟人就學于清陰金先生先生甚愛重之曰一心查
滓盡爲融釋 仁祖丁卯有虜變考叅判公諱鑑時
宰南原領兵赴難公募智異山僧爲義旅以隨之盖
欲父子並命也會媾成而罷庚午中司馬翌年叅判
公捐舘當病劇割股進血及喪病瘠幾危喪除除齋
郎者再乙亥中別試解額時一番人詆誣栗谷牛溪
兩先生因詬辱多士斥公益甚公遂不赴殿試因以
廢擧是年拜翊衛司洗馬陞侍直丙子虜賊猝至公
護 嬪宮先入江都家屬隨徃既至江都公曰昔我
先公爲留守而曰凡物皆有力量滿盈必敗今以小
島而公私委積如山其亦殆哉況今守將皆膏粱子

弟不閑軍旅其將爲魚肉乎未幾城果陷公卽自縊
時 孝宗大王以大君亦護 嬪宮而舊與公好卽
解之而授以利刀曰 嬪宮時未就決須待 嬪宮
自處與我同死可乎公卽引其刀擬頸左右挽而奪
之俄而虜使宿衛諸臣衛 嬪宮自以兵環守之數
日後驅至南漢之 行在和約旣成公曰天地飜覆
矣遂去國南邁周遊兩湖間者凡三十年而丁酉十
二月初七日卒于鎭岑之寓舍中間旅食懷德地懷
卽叅判公外鄕也最與同春宋公明甫市南俞公武
仲石湖尹汝望與其弟美村吉甫相友善遊從往返
忘其流徙倉荒也公性喜淸談無物欲之累自亂後

益無當世念亦不問家事常爲粥飯活計獨立於萬
物之表盖慕梅月堂爲人而只篤於人倫爲異耳其
處心行事人或不能知而公則自有嚣嚣者存焉訃
至余奔哭視襲歛諸友先後至而哀盡焉初葬公州
地戊戌冬移葬于禮山治東乙坐原與端人韓氏同
穴公平山人上祖崇謙爲麗祖開國第一功臣贈太
師謚壯節公子孫世其忠義　本朝叅贊瑛己卯士
流其胤承緒有二子長領相文貞公欽而叅判公其
季也叅判公娶承旨趙仁後女生二男府尹翊亮郎
公之兄也韓氏莊一端慤習於禮教愼於語黙能解
文字識逹古今祖文翼公浚謙奇愛之曰使汝而男

也則必大吾門矣既行而婦道甚備丙子避亂婦女或有男服而行者端人不肎曰人或不知而近之則奈何遂蒙頭而出過金浦歷謁其舅叅判公墓轉入江都城陷日以　嬪殿命入　行宮西樓與子婦洪氏皆自决焉後事聞旌閭長男昉亦脫略自廢而終次晟官縣監女爲府尹李慣妻早夭側出男昆鼂昺男四女爲韓啓箕柳擘李埴柳光漢妻孫男曰華著華余與公爲忘形友曰華來請銘銘曰

薄卿相之位而甘陋巷萊羹昔聞其言今見其人嗚呼君溺兮固將與無何而爲鄰也耶

掌令　贈大司憲李公墓碣

崇禎癸巳獻納李公迥字汝近以言事黜爲鏡城判
官鏡去京城千七百里大臣潛谷金公堉判書滄洲
金公益熙相繼有言　孝宗大王憐其以獨子遠離
老父其老父因思戀生病特許遞還人皆欽仰　聖
德又以爲微二金公賢誰能助成孝理哉然而又皆
曰微公父子慈孝之篤又何能以妙感　君相如此
哉越二年乙未歿春秋五十三時其父僉樞公年幾
八十聞者莫不悲之歎公之能於人而不能於天也
公爲人夙成未弱冠與聞靖　社議癸亥　仁廟即
位録勳諸公置公從勳一等直授六品職庚午捷進
士試由司饔院主簿歷司憲府監察義禁府都事丙

子爲同福縣監到縣未幾北虜大入搶攘公以信義激厲軍民卒伍後期者皆追至旣交付縣兵于營將而歸時勣　王諸軍無不敗潰公又招集團束進至礪山郡一日軍中夜驚郡中大小一皆跳走上山公獨解衣堅臥翌日跳走者還集其中官人見公有慙色難已方伯擧其事置上考公撫綏新舊修擧廢墜及瓜遞歸吏民攀轅不忍捨歷二官以忠勳都事丁內艱服闋又歷二官陞爲金山郡守以親老辭不赴盖古人所謂一日養不以三公換之意也　孝廟即位責銓官愼簡守令以公爲金浦郡守以事罷歸庚寅闡增廣大科除成均司藝移拜司諫院正言遇事

一切爭論四爲司憲府掌令三爲侍講院弼善間爲
司藝司諫院獻納以至癸巳再爲獻納而忤　旨公
臨行顧言曰吾無直言敢諫之實徒有離親遠遊之
行忠孝可謂兩失矣公事上官盡禮故能獲乎上以
治其民北人愛戴之如父母焉公　世宗大王九世
孫箕別子璵封廣平大君至高祖諱漢屬益疎蔭仕
爲郡守曾祖諱仁健縣監祖諱郁郡守　贈領議政
僉樞公諱厚載醇厚有古人風僉樞公外王考故長
溪府院君黃公廷彧文章勳業大爲　宣廟朝名臣
公外翁故風玉軒趙公守倫寔牛溪成文簡高弟公
母夫人有士女稱公既承藉內外洪休又公叔父迂

齋相公諱厚源表叔滄江趙公諱涑屬雖尊與公年歲相長大視之幾於朋輩出入起居未嘗相離或遊宦遠去牽連不忍違以故克有相觀之益公又仁孝和順氣庬以淳厚於宗族善於朋友故入公之室者薰然飮和終日不能去公以人地聲望進塗方闢而遽屈遠圖豈非命耶配尹氏生員興坡之女有賢德丙子聞京城士夫家多陷敗念及尊章廢食遑遑及聞無恙然後乃已生十子男重輝永輝皆郡守益輝縣監時輝進士廷輝縣監晩輝武科兵使其一夭三女適郡守李坡驁川君李世章察訪林世溫繼室慶州李氏縣令孽厦之女生男遇輝一男夭女適別檢

宋炳遠曰成輝側出也孫曰濡文科今爲監司曰湛曰瀁長房出女適持平權尚夏曰澤濟浚次房出女適洪受績曰洙奉事曰沂三房出四女適柳禧安相奭安瑞九洪胄華一未行曰泓生員曰渟曰溶武科四房出曰泌潚五房出女適趙廷淹吳遂顯二女未行出爲六房後者潚也曰深潛及未名二男未行一女季房出也曰生員李志奭李志尹曰李文佐李命佐曰尹扶金濟三壻李若林之子若壻也內外曾玄殆百人廣州光秀山自廣平以下世以族位焉公葬在丑坐之兆尹氏祔焉甲子以兵使推恩　贈司憲府大司憲尹氏視其品李氏受眞誥余於迂齋相公

洎滄江丈猥忝朋友之後因與公服習甚久監司公兄弟故請墓銘云銘曰

公世焜爀公又秀出人與之處如春噓物飛不盡翰歛焉以没後承蕃昌福祿逾長源既深矣其流之光有欲知公視此銘章

宣川府使李公墓碣

李聖久既没其子堅來求墓銘曰先人在時與世抹摋其心賞惟在於子是以來有請余自念其寡合無異於聖久而或加焉則不惟聖久之心賞在余余於聖久宜亦如是而有甚焉者今玆墓道之託其何說以辭聖久名性恒按狀曰我 太宗大王有世子曰

禔自廢以讓德是爲讓寧大君以啓我　世宗大王
之聖治故論者以爲我朝之太伯云四世至諱璘屬
益疎始西叙是生縣監諱元友縣監生郡守諱載郡
守生縣監諱光後少從牛溪先生學先生亟稱之娶
安山金就鏡女　萬曆癸卯生公公早治舉子業光
海時有生舉者啗以得失公不肯聽甘心落鬼縣監
公亦喜之　仁祖改玉始舉進士筮仕至縣監仍闈
大科歷禮兵曹郎成均典籍復出監鴻山縣丁內艱
服除拜司憲府持平堅持三尺雖王子家無所饒時
賊臣金自點鍛鍊姜獄脅臺諫使論姜出諸孫以延
坐律公執不肎自點咆勃益甚人爲公危之公曰禍

福天也顧我所執如何耳乞暇省親于湖西上疏辭職曰 殿下數年以來政多疵累漸不克終委靡已極紀綱不振君道日亢賦役煩重民怨日滋守令貪殘略不顧忌奢侈日甚公私板蕩以至諂佞成風誣罔相尚國事日非終底莫可救之域宜乎天怒於上致此無前之災也又曰往者獄事虛實臣不敢知而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則亦足以傷和氣而召災咎也上下溫批遂還朝復上疏言益剴切遷司諫院正言自是公職多在兩司然自縣監公沒公進塗之念愈薄 孝宗初服論言路閉塞諂諛競進之漸時一番人以嘗附權兇被劾旋復進用仍有陰陽之爭公與

李公尚眞扶護正論嘗啓曰 殿下欲罷朋黨而不
端其本先治其末則雖 嚴旨日下罪譴沓至百年
痼弊臣恐奉行者無人矣今日只當辨其事之是非
人之邪正則黨論自息何必勒加以情外之 教以
爲激成之地哉 上怒甚特出爲延豐縣監政院兩
司及大臣爭之不得時樂靜趙公錫胤尤惜其去曰
所言皆是無愧後世公至延盡心補弊爲訪節孝人
操文以酹其墓又 上聞以舉旌典遍迎老人於庭
執賔主禮以延之女子之過時不嫁者助其資粧子
弟之稍秀者廩食勸其業時未幾闔境皆鼓舞焉時
朝廷行煮焇令已而查究其不從令者傍邑或欲便

文以苟免公曰如此勿欺之義安在遂自實以罷去
吏民聞之爭之　闕下號泣請貰竟坐廢閣配沔川
郡以旱蒙赦叙拜司藝掌令弼善獻納司諫司僕寺
正兼編修官備局郎嘗以輔德侍講書筵進戒毋與
宦官傍狎以暗行御史廉察于關西識者多其詢究
之得宜由訓局郎出爲定平府使嚴其禁令以禦獷
悍未幾皆知守條有一死囚以重利啗其從弟曰汝
若以身代我不過徒配而止其人如其言公械致監
司戮之已公微聞之鉤得其狀卽自劾公與監司俱
坐罷　孝宗大王昇遐公哭泣踰禮曰千載之下復
見如此　聖主乎語及必嗚咽不能言以司諫陳初

服之戒　上嘉納焉陞通政拜宣川府使旋以定平
時事誤蒙追究遂被逮中路疾作子堅手攣泣請徐
行公曰　君父之命豈敢緩赴至高陽疾遂革地官
轉以聞　上命姑放公泣曰　聖恩至矣翌年庚子
正月五日遂卒于高陽旅舍公涖宣未一月而民愛
戴遮道及聞其喪爭來賻弔公篤於內行縣監公無
內治者幾年而公左右侍奉無不適意侍疾至於嘗
糞以故縣監公終不畜侍妾及喪每誦皐魚之語以
自傷立朝三十年清操不渝至其晚年耻與新貴俯
仰常愛好人倫聞人有孝義者至誠愛慕談說時事
感欷激昂收恤宗族曲有恩意故其亡也至有哭之

踰時者公於古今事變人物長短無不淹貫其自期
則每慕張乖崖之爲人若朝暮過者論者以爲庶幾
焉而至其臨没屏婦人正席以謹終雖平日勤於禮
者亦或不及矣旣殯右議政鄭維城判書洪命夏啓
曰李某旣蒙 恩言而死宜竟 賜追典遂 命賻
襚如例淑人長水黃氏長溪府院君廷彧之孫學諭
㬚之女淑人生長富貴絶無綺紈習待妾御無忌嫉
之色公没絶不水漿同月二十日終年六十子堅與
庶弟在重奉公柩至而淑人纔殮於堂矣聞者莫不
掩涕其三月同窆于唐津縣高山峰後面辛之原堅
妻尹氏亦以哀死其子讓錫寧錫大錫皆幼嗚呼余

旣老矣世變人情閱之亦多矣公於余論交最晩而不以毁譽榮落契誼少衰公可謂鐵心人矣戊戌秋余承　召至京公方赴定平過余言曰　聖上豈徒召公哉須鞠躬而繼以死毋敢有遐心也今則喬山草茂而公亦不可見矣今堅知公平日意故於狀中數數稱余而曰吾父言如是嗚呼聖久其知我者乎堅爲進士甚有士行云爾銘曰
於聖久官至諫議不可謂不偶年幾周甲不可謂不壽而使余嗟悼而不已者蓋非今世之所有英秀之貌慷慨之志終埋玆土吁嗟乎聖久

孝宗己亥朴執義子美新免先考喪承 召還京余亟
往候之公餘哀在面言咽而淚淫座人不能視自世
教衰喪紀先壞其衰與戚相當者鮮矣匪今而曾由
也笑朝祥而暮歌者子張以聖門高弟喪畢而琴衎
衎而樂乃今得見如子美者勞心慱慱之詩庶幾其
不作矣然公形貌黝黑聲音靨靨其危身之狀不翅
多矣余固已憂之果以其年十一月十七日不起嗚
呼無以勸善居喪者矣我東以朴氏者甚多而惟密
陽之朴最舊而大 本朝有諱忠元以文鳴 明宣
際官至吏曹判書兩館大提學號駱村生諱好賢益
有聲名未達而以上舍生終焉是生公之考諱安行

厚善有長者風光海時從姪承宗張甚終不濡跡士
論多之官至奉禮娶校尉趙興武女以　萬曆丙午
生公公諱承休自幼重遲如成人年十六受室于義
城金氏家婦翁榮址見其在甥室端拱危坐終日儼
然亟歎曰可敬也已遊太學淸陰先生金文正公於
諸生中獨稱其安舒詳雅章甫請以李文成成文簡
二先生從祀聖廟羣憾蝟起譏詆二先生　上亦入
其說章甫捲堂而退公獨不去曰公等皆去誰守聖
廟時羣憾作言以爲科場近令玆從祀之議欲因以
排斥異己公不赴場屋曰不可冒嫌進取諸生皆從
公議丙子虜變奉母夫人入海島中時奉禮公從難

于南漢城公曰 君父危在朝夕豈宜獨生遂與內兄趙掌令克善謀起義旅以赴難往見任事者任事者但曰無可爲矣時天甚寒因欲飮之酒公奮曰君父何在此何能下咽無寧獨死於南漢城下匹馬赴之會媾己成公自是無意世事奉二親色養于鄉里母夫人疾革公血指以進得以少延喪旣葬每至墓攀號不以風雨廢也奉禮公鰥居無御公所以安其寢處備其甘旨而娛其心志者無有不盡補金井道察訪 上曰這是乙亥歲獨守聖廟者耶以事罷庚寅捷文科選入槐院陞典籍歷戶兵曹佐郎拜司憲府持平遞爲兵曹正郎長官欲以下吏言差其人

其職公執筆不下曰下吏所言其可書乎長官有慙色出爲黃州判官以親老遞又十一遷其在講院時上疏極論輔翼春宮之道曰古之帝王莫不以詒謀燕翼爲急務　世宗朝廣選一時儒臣輪日入直使與世子居處出入以盡輔導之責故世子之視宮僚如朋友宮僚之視世子如父子　文宗大王雖其聖德天縱而其所以薰陶成就則亦由於輔養之得其道也今則不然開筵有定時講讀有恒式略陳文義而退宮門一閉內外隔截如此則情意何由而相孚學問何由而可就哉誠願妙選博聞有道術者常與遊處或論古今得失或問民間疾苦如此則豈不愈

於宦官近習日侍燕閒者哉臺諫時又疏論言路不開諫臣廢斥天變可畏國事孔棘之實又效陳俊卿傷桃懲羹之諫以爲言人以爲有諫臣風而 上亦採納焉移諸司正由寧令御史于嶺南拜司諫以濟用正爲養出牧洪州洪距親闈厘莽蒼爾間數日必屏騶從匹馬歸省甫七箇月而奉禮公坳公益以反哺未盡爲恨服闋遠有公州尚方執義之 命而皆以病遞公篤孝人也性又沉靜好自守雖仕進時常杜門息游故人不能知或嘲以隱君子自少喜觀閩洛書常靜坐歛容凝重端嚴故雖接人以和而人不敢慢雖其立朝日淺施爲之跡不可多見第見其彌

善獻納時兩疏則其槩可知也公有弟曰承健子以
甚相愛公進士及第皆與同榜連裾並袂以榮其親
豈亦孝友之所感耶 顯宗朝子以將奉使于燕
上曰此於朴某爲誰對者曰是其弟也 上曰朴某
今安在曰死久矣 上嗟歎久之盖公於侍講時受
知深也公坐臥私處必向父母居室一未嘗背焉此
雖細行亦人所難也公配思齋先生正國之玄孫男
新胄捷武科今爲兵使甚有聲望以其推 恩贈公
嘉善大夫吏曹參判兼職具焉次文胄聖胄來胄相
胄最胄女壻李汝郁李萬柢兵使男斗錫夢錫慶錫
君錫永錫文胄男女各一聖胄一女來胄男女各一

相胥二男二女李汝郁四男李萬柢一男銘曰
孝友羣行之首公得于性利名衆趍之途公視若病
諤然而愛恬然而靜知公者誰我銘墓徑

棄棄齋尹公墓碣

尹公景任在沃川要我題高達夫封丘之詩已知其
厭五斗矣旣賦歸名其室曰百無余曰此近老莊須
於無中有所謂有者可也遂書其牖曰六有是有味
乎横渠言動晝宵瞬息語也旣而朝廷一番光鮮公
以臺侍謝歸又扁其齋曰棄棄盖取李白所咏君平
事也時人以其守正直己也斥爲晋州牧使晋卽宋
之春循也至者不死則病公至數月果病罷歸未幾

卒 崇禎丙辰七月廿二日也夫人李氏先五月沒
同葬于衿川新林洞公南原人諱衡聖公聰明英發
氣宇嵬然纚纚然善談論無甚拘束而自不踰閑少
時不肯就學伯氏欲激而進之謂曰某氏子某與汝
同年生而方讀某書某書公卽日請業自是文理驟
進涉獵羣書藻思敏給凡使事如取諸懷袖間篤於
孝友每以不洎爲終身痛語及必掩泣在遠遇忌日
則必設位望哭事伯氏如事父郡邑時有嘉味一如
楊肆州故事雖家食時時節衣服必爲之裁縫焉館
育孤嫠極有恩禮周恤貧窮不計有無或有以勸說
疏君者見語則笑曰吾性拙謀疎一身飄泊如浮苴

何暇爲子孫計耶久處湖南雜作於漁戶塩埕而未
嘗自異市南俞公槩最與知己廢處江湖間招與爲
朱陳契公遂至林川之七山連門對床蒔菊種竹悠
然有物外之趣後市南公起廢還朝欲處以蔭窠公
移書責止之暮年通籍歷踐臺省其所否臧一斷於
己曰白首邇列涯分已踰只有信道直前而已豈可
仰人鼻息爲哉歲甲寅士禍伊始公將詣臺極論書
在紙者累百言時輩詗知之先擊以去之然搢紳傳
誦之恨其不得徹於　宸聽以照鬼謀也其赴晉州
也知舊相吊公夷然曰命也死生豈章子厚之所能
爲也公前後滋民常以興利除害厲風化伸寃枉爲

務嘗有不歛毋尸潛宿倡家者公杖殺之有與寡嫂
訟者痛繩之有孝行者禮接之學政明肅官儲盈溢
其自奉之薄雖厮役有所不堪焉以故士民畏愛之
沃川人磨崖大刻以示永久焉噫使公盛年逢運展
布所蘊其可書者豈止於此而已哉不幸半世沉淪
嘯傲丘壑晚際蹇貞危迫阸窮以没其世豈不惜哉
公生於　萬曆戊申　崇禎壬寅登第由典籍為工
曹佐郎移兵曹仍陞正郎歷司諫院正言獻納司諫
司憲府持平掌令執義於兩司遞復入或至三四侍
講院文學弼善輔德成均館司藝宗簿禮賓兩寺正
於外則咸平縣監三陟府使洎沃川郡守也甲寅奉

命封新　陵例陞通政其在晉州纔六月也高祖尉
英執義曾祖淸判官祖良新叅奉考瑎官承旨兄弟
五人皆闡文科　朝廷以例歲賜叅奉公別廩仍有
頒與榮耀無比焉妣全州李氏　贈叅判世良女夫
人溫仁貞靜與公育鞠五十年紡績以自給及隨公
之官益持謙約恐累公淸德也公有五男四女夫來
東東其側出東也女壻生員朴世彙修撰俞命胤進
士金盛遇士人朴泰宇也孫男以達以發以弼女適
李燔者長房出以興三房出出於東者以顯以遠以
煥而其未名及未行者皆不錄外孫朴泰初俞相基
金時傑時保朴弼元弼貞也公不喜交遊而獨與市

南公友余未識公而因市南公固有見木知山之心矣旣得相從甚恨其晩書疏往復商量事爲登山臨水意趣相適逮其輕犯衆怒坎壈以終公雖不悔靜思厥由慚媿無已今於銘墓之文畏忌嫌礙不能直書其一二余之負公又多矣然尹君子仁之狀該實詳備無待於余言之贅矣遂略叙如右係之以銘曰

退託而謙虛堂其名曰百無牖之銘以六有蓋有聞乎橫渠要以自足乎中而不渝乎其初終以沒於棄棄之齋欲知公者蓋於此而有餘

宗簿寺正朴公墓碣

朴公子以之亡今已九年矣世道日益下人心日益

偷如子以之孝於親友于兄弟簡靜自守不逐逐於
名利者不可復見矣盖子以醇性得於天者也六歲
知愛含生不踐虫蟻九歲禱母病于天鄰家桃實過
墻落地而視而不拾其質可謂美矣自幼敬信父母
言未嘗少違親癠割指進血兄弟一日不相離衣必
傳服行必肩隨出必連袂親身之用雖褻不相厭惡
死喪之戚幾致傷生養育庶弟出於至誠衣食其子
必先於己出公於孝友之行可謂篤矣爲小官時爲
同僚受謫而無難色其治市廛絕苞苴距關節爲小
縣爲大州不務聲名而吏民畏愛爲諫官率意盡言
雖降黜而心不悔雖罣誤而人不疑盖公恬靜自守

日與兄弟相對一室名塗要津未嘗有足迹其不見知於當世者以此而亦以此見知於士君子也朴氏系出於新羅王赫居世世爲密陽人考奉禮安行當光海朝有道路可貴顯而自守甚固士論多之祖生員好賢負俊望早世曾祖判書忠元兼大提學奉禮公娶漢陽趙氏生公於 萬曆己酉承健其名也庚午與仲氏承休同取進士庚寅又同及第以榮其親人謂公孝友之報國俗例於科第父母及妻父母別以土田臧獲賜以志喜公一切請辭仙源金相國公配南氏之外祖也聞而謂之曰此於其爲細事然今世之所稀也宜有以表其美遂券給臧獲公受券而

亦不問其臧獲公二十五始仕歷　昌光靖三陵齋
郎平市奉事登第由承文院權知正字陞成均館典
籍移禮兵曹佐郎爲司諫院正言侍講院司書者皆
再間爲海運判官痛革漕卒之弊其爲龍安縣監則
以言謫貶也或爲成均館直講禮曹正郎又再爲正
言論劾刑曹判書許積人以爲難久後由司憲府持
平出爲全羅都事入爲司憲府掌令者六其稍陞者
宗簿寺濟用監二正及爲尚州牧使則公已病矣宗
簿時奉使出疆疾劇舁歸公以不能畢使爲恨後請
行甚懇而朝廷不許公年五十九而以　崇禎丁未
四月二日卒于京第墓在楊州治東文翰山之東麓

南氏宜寧大族考好學司禦早慰生員甚有聲望旣
入仙源相公之門相公弟淸陰先生季子叅判公仲
壻谿谷相公互居兩銓司禦公以親嫌阻閼卒於冗
散一時因以謂取婦不顧名族公長男東胄次之胄
世胄有五女申命重吳斗宣權悟宋殷錫李重蕃其
壻也孫男星錫奎錫華錫女二人東胄出泰錫仲錫
三錫之胄出台錫昌錫敏錫世胄出內外孫曾多不
能盡錄公少時俊望如玉又當　盛際而只以公性
質恬淡視世之奔趍計較者不啻若浼故鮎竹鴒桑
終與世抹撥然亦非公所恨也惟其家行淳篤無愧
古人世之有斯人豈非風敎之所關耶公之善行固

多可書然皆是彛性之常則至於遭謀盖之大變而猶不失友愛之心者此豈人人之可能哉彼不令之相讐者是誠何心哉余子以游也常自謂知子以者莫余若也及見所與庶弟書爽然自失以爲平日猶不能盡知之也銘曰

人不知而不以爲悔遭變事而不失其常此爲子以之賢吁嗟乎誰與之當

尹吉甫墓碣

崇禎己酉四月十八日美村先生坡平尹公諱宣舉字吉甫卒于尼山之居第遠近章甫無不涕泣相吊來哭奠賻者不絕于道搢紳之高其行者亦爲之歎

息齋咨　聖上亟用筵臣言贈官給喪需及葬送者殆數百人既葬其所居之鄉及所經過之地皆將立祠以享之君子曰盛德之感人也如是夫公八松公諱煌之季子姚成氏牛溪先生文簡公諱渾之女胚胎前光以　萬曆庚戌之五月壬申生焉　崇禎癸酉中生進兩試出入泮宮議論常出等夷嘗率諸生上疏論追崇非禮丙子金虜僭號遣二使至公又倡論再疏請斬虜使以明大義冬虜大入公奉母夫人入江都八松公從難于南漢城公與同志欲渡江冀間道達南漢又論任事人偷安之失既不得行則自請分隷城守（初本此下有明年丁丑正月城陷八字）難已八松公編配

于永同縣以嘗斥和也明年蒙宥移居錦山公一隨
侍自是抛棄擧業專心于性理之書八松公捐館公
與兄弟守喪于尼山盡其情文服闋復歸錦山與市
南俞公棨築室扁以山泉相對討論窮晝夜不倦又
出入愼齋金先生之門講服質疑遂定師生之義戊
子丁內艱　孝宗大王辛卯連除典設別檢　王子
師傅不就明年廷臣相繼論薦遂以侍講院諮議
召上疏辭時公已歸尼山公門高族大爲設規約以
身遵率又與鄉人行飮射鄉約社倉等古法老少信
從陞刑曹佐郎再以司憲府持平　召公自稱死罪
臣詣畿輔力陳江都事以辭遞陞掌令進善又上疏

辭 批曰嘉爾守志不變勿辭上來再疏力辭自是
承 召不已遂赴 闕陳情 上卽命入對復辭以
非所當優 批趣 召權公謁宋公浚吉先已入朝
宋公謂公曰如不欲承 命則亟去無徒勤 聖意
也權公上疏請令以士服入謁 許之遂留疏徑歸
初本入朝下云權公上疏請令以士服入謁許之復請免宋公謂公曰如不欲承命則亟去毋徒勤聖意也遂留疏徑歸
連以掌令進善 召皆辭遞己亥五月 孝
宗大王上賓今 上別諭召之卽入臨道拜執義旋
以辭遞除掌樂院正 賜食物使入對辭以疾遣御
醫看病詣 闕陳謝出寓近郊除司業尚衣正又
命入對時 因山甫訖辭 命南歸自是屢有執義

之 命又以 元子講學官 召使道臣存問周貧又以災異 召欲詢消弭之策盖 兩朝恩禮愈往愈隆公只受食物書冊之 賜而已旣沒 上嗟惜其終不見也盖公學問之淵源去就之終始人皆見而知之至其造詣之淺深義理之精粗固非人人之所可知者然余猥從遊從之後餘四十年切磨規箴無有不盡間以詆擊諧笑相加則知公詳而服公深者宜莫如余也（初本所可知者下云而况余於公不嘗黃鵠壤虫之相懸雖從公久而服公深不足以窺闖其閫奥）顧（初本作又）以老病將死其於狀德之文益復茫然不知所以措辭也竊觀諸賢叙述之文多且盛矣而惟玄石朴和叔之狀該貫遍包據以爲說則

庶免僭率之咎矣其語曰初牛溪先生得靜菴趙文正公之學於其考聽松公仍與栗谷李文成公麗澤益至盖其門路之正踐履之篤自我東諸儒未之或先也八松公早遊其門後能抗正大義則先生固已聞知其梗槩矣及愼齋先生得沙溪文元公之家傳而爲栗谷世嫡先生於是樂有賢父師考合緖論精專刻厲矯變充積其博約工程大抵遡坡山法門而上之以節次根柢於考亭矣又曰先生德性仁恕宇量宏深規模謹嚴容貌莊毅無一毫惰慢之色望之輒知其爲巖巖喬嶽底氣象雖義理無窮曲折萬殊而一以聖賢遺訓紬繹印證未得之發憤而忘寢平

居晨起與櫛危坐讀書無少倚側其存心以忠信爲主而敬畏爲要儼然常若有臨也惕然常若有懼也燕閒幽獨之中省察克治者愈加精密而無愧屋漏造次周旋之際威儀動止者自底恭謹而無愆尺步以至進德之勇汲汲如不及求道之勤縮縮如不能其於知行相隨表裏一致無所不用其心事親奉兄之禮必極其誠繇此和順內積輝光外徹昆弟信其行宗戚懷其德朋友服其義鄉黨化其仁四方之士嚮風興起者幾不可勝數矣遭值丙丁之禍遂乃絕意於世道及被　孝廟眷禮召之而不至援之而不留也上自　當宁下逮朝著與夫親友之素號知公

者無不欲其暫屈而先生確然一定而無變所以遯世獨立守常經而任大義終身無有怨悔者固不外是矣然而憂國之誠不敢少懈苟或所講關係大體者輒爲諸公反復不置（初本此下有而如聞國勢不競匪人當塗每惕然太息嘗日今之急務必黜私意以振頹綱除文具以做實功禁侈習以蘇殘民明舊章以革弊瘼大要皆在一人五十七字）其卓絶之姿篤實之功立言教訓求之挽近儔匹鮮矣嗚呼此和叔心悦誠服之語而人不以爲阿所好者也至其從兄龍西尹伯奮所敘墓表則文雖約而意愈隆其於公之始卒精蘊至矣盡矣更無容贅焉公讀易（初本此下有自謂二字）有默契於後天說作疊天圖又與市南共著家禮源流又有文集十五卷藏于

家夫人先没而祔葬于京畿之交河縣余嘗著（初本著作）誌其行于其考李公長白之墓石（初本無于其以下十字）矣長子拯克趾公美朝廷待以徵士次推曾爲教官女爲士人朴世垕妻庶出男撥拙挹也銘曰

遯世不悔蓋多有玆聖人而曰惟聖能之伊聖所稱依乎中庸故此鮮久何以用功惟知仁勇是曰三德苟不由此其何能入學問思辨是之謂知篤行不措仁勇是耳從事於斯不流不倚公志于此天閼其年斯文氣喪士林涕漣昔李文純銘頌聽松夔卨沮溺稱停異同公實其傳曷不欽崇今世何人以褒以彰允矣玄石極其摹狀（初本摹狀作揄揚）我述不作揭此銘章

尤菴先生文集卷一百二十四